





晏子春秋題辭

按史記晏平仲者名嬰萊之夷維人也事齊靈公莊公景公節儉力行既相齊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其在朝君語及之即危言語不及之即危行國有道則順命無道則衡命以此三世顯於諸侯太史公曰方晏子伏莊公尸哭之成禮然後去豈所謂見義不爲無勇者邪至其諫說犯君之顔此所謂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哉假令尚在余雖爲之執鞭所忻慕焉劉向校錄謂其書六篇皆忠諫其君文章可觀義理可法其有文辭頗異不合經術者外列二篇凡八篇至所自著說苑正諫中多引用之則晏子固春秋之名臣也自漢志隋唐皆列於儒家

獨柳宗元以爲墨好儉晏子以儉名於世故墨氏之徒有齊人者增高其事以爲此書當列之墨家則過矣夫管晏之事雖聖門所不道今其書具存皆忠諫其君可爲人臣事暗主者之法獨柰何以其好儉一節遂以墨目之也崇文總目云此書蓋後人採嬰行事及諫諍之言爲之以爲嬰撰則非也當矣

晏子春秋題辭畢

百家類纂卷之三

儒家類　晏子春秋

內篇

莊公奮乎勇力不顧行義勇力之士無忌于國貴戚不薦善逼邇不引過故晏子見公公曰古者亦有徒以勇力立于世者乎晏子對曰嬰聞之輕死以行禮謂之勇誅暴不避彊謂之力故勇力之立也以行其禮義也湯武用兵而不爲逆并國而不爲貪仁義之理也誅暴不避彊督罪不避衆勇力之行也古之爲勇力者行禮義也今上無仁義之理下無督罪誅暴之行而徒以勇力立于世則諸侯行之以國危匹夫行之以家殘昔夏之衰也有推侈大戲殷

之衰也有費仲惡來足走千里手裂兕虎任之以力凌轢天下威戮無罪崇尚勇力不顧義理是以桀紂以滅殷夏以衰今公自奮乎勇力不顧乎行義勇力之士無忌于國身立威彊行本滛暴貴戚不薦逼邇不引過反聖王之德而循滅君之行用此存者嬰未聞有也

景公飲酒酲三日而後發晏子見曰君病酒乎公曰然晏子曰古之飲酒也足以通氣合好而已矣故男不群樂以妨事女不群樂以妨功男女群樂者周觴五獻過之者誅君身服之故外無怨治內無亂行今一日飲酒而三日寢之國治怨乎外左右亂乎內以刑罰自防者勸乎爲非以賞譽自勸者惰乎爲善上離德行民輕賞罰失所以爲國

矣願君節之也
景公燕賞于國內萬鍾者三千鍾者五令三出而職計莫
之從公怒令免職計令三出而士師莫之從公不説晏子
見公謂晏子曰寡人聞君國者愛人則能利之惡人則能
疏之今寡人愛人不能利惡人不能疏失君道矣晏子曰
嬰聞之君正臣從謂之順君僻臣從謂之逆今君賞讒諛
之民而令吏必從則是使君失其道臣失其守也先王之
立愛以勸善也其立惡以禁暴也昔者三代之興也利于
國者愛之害于國者惡之故明所愛而賢良衆明所惡而
邪僻滅是以天下治平百姓和集及其衰也行安簡易身
安逸樂順于已者愛之逆于已者惡之故明所愛而邪僻

繁明所惡而賢良滅離散百姓危覆社稷君上不度聖王之興而下不觀惰君之衰臣懼君之逆政之行有司不敢爭以覆社稷危宗廟公曰寡人不知也請從士師之策國内之禄所收者三也

淳于人納女于景公生孺子荼景公愛之諸臣謀欲廢公子陽生而立荼公以告晏子晏子曰不可夫以賤匹貴國之害也置大立少亂之本也夫陽生而長國人戴之君其勿易夫服位有等故賤不陵貴立子有禮故孼不亂宗願君教荼以禮而勿陷于邪導之以義而勿湛于利長少行其道宗孼得其倫夫陽生敢毋使荼饜粱肉之味玩金石之聲而有患乎廢長立少不可以教下尊孼卑宗不可以

利所愛長少無等宗孽無別是設賊樹奸之本也君其圖
之古之明君非不知繁樂也以爲樂淫則哀非不知立愛
也以義失則憂是故制樂以節立子以道若夫恃讒諛以
事君者不足以責信今君用讒人之謀聽亂夫之言也廢
長立少臣恐後人之有因君之過以資其邪廢少而立長
以成其利者君其圖之公不聽景公沒田氏殺君荼立陽
生殺陽生立簡公殺簡公而亂齊國
景公遊于麥丘問其封人曰年幾何矣對曰鄙人之年八
十五矣公曰壽哉子其祝我封人曰使君之年長于胡宜
國家公曰善哉子其復之曰使君之嗣壽皆若鄙臣之年
公曰善哉子其復之封人曰使君無得罪于民公曰誠有

鄙民得罪于君則可安有君得罪于民者乎晏子諫曰君過矣使䟽者有罪戚者治之賤者有罪貴者治之君得罪于民誰將治之敢問桀紂君誅乎民誅乎公曰寡人固也于是賜封人麥丘以爲邑

齊大旱逾旹景公召群臣問曰天不雨久矣民且有饑色吾使人卜云祟在高山廣水寡人欲少賦歛以祠靈山可乎群臣莫對晏子進曰不可祠此無益矣夫靈山固以石爲身以草木爲髮天久不雨髮將焦身將熱彼獨不欲雨乎祠之無益公曰不然吾欲祠河伯可乎晏子曰不可河伯以水爲國以魚鼈爲民天久不雨泉將下百川竭國將亡民將滅矣彼獨不欲雨乎祠之何益景公曰今爲之柰

何晏子曰君誠避宮殿暴露與靈山河伯共憂其幸而雨乎于是景公出野居暴露三日天果大雨民盡得種時景公曰善哉晏子之言可無用乎其維有德

景公遊于牛山北臨其國城而流涕曰若何滂滂去此而死乎艾孔梁丘據皆從而泣晏子獨笑于旁公刷涕而顧晏子曰寡人今日游悲孔與據皆從寡人而涕泣子之獨笑何也晏子對曰使賢者常守之則太公桓公將常守之矣使勇者常守之則莊公靈公將常守之矣數君者將守之則吾君安得此位而立焉以其迭處之迭去之至于君也而獨爲之流涕是不仁也不仁之君見一諂諛之臣見二此臣之所以獨竊笑也

景公之時雨雪三日而不霽公被狐白之裘坐堂側陛晏子入見立有間公曰怪哉雨雪三日而天不寒晏子對曰天不寒乎公笑晏子曰嬰聞古之賢君飽而知人之饑溫而知人之寒逸而知人之勞今君不知也公曰善寡人聞命矣乃令出裘發粟與饑寒令所睹于塗者無問其鄉所睹于里者無問其家循國計數無言其名士既事者兼月疾者兼歲孔子聞之曰晏子能明其所欲景公能行其所善也

晏子使于魯比其返也景公使國人起大臺之役歲寒不已凍餒之者鄉有焉國人望晏子晏子至已復事公乃坐飲酒樂晏子曰君若賜臣臣請歌之歌曰庶民之言曰凍

水洗我若之何太上靡散我若之何歌終喟然歎而流涕公就止之曰夫子曷爲至此殆爲大臺之役夫寡人將速罷之晏子再拜出而不言遂如大臺執朴鞭其不務者曰吾細人也皆有蓋廬以避燥濕君爲壹臺而不速成何爲國人皆曰晏子助天爲虐晏子歸未至而君出令趣罷役車馳而人趨仲尼聞之喟然歎曰古之善爲人臣者聲名歸之君禍災歸之身入則切磋其君之不善出則高譽其君之德義是以雖事惰君能使垂衣裳朝諸侯不敢伐其功當此道者其晏子是耶

景公築路寢之臺三年未息又爲長庲之役二年未息又爲鄒之長塗晏子諫曰百姓之力勤矣公不息乎公曰塗

將成矣請成而息之對曰明君不屈民財者不得其利不竆民力者不得其樂昔者楚靈王作傾宮三年未息也又爲章華之臺五年又不息也乾溪之役八年百姓之力不足而息也靈王死于乾溪而民不與君歸今君不遵明君之義而循靈王之跡嬰懼君有暴民之行而不睹長庲之樂也不若息之公曰善非夫子者寡人不知得罪于百姓深也于是令勿委壞餘財勿收斬板而去之

景公出獵上山見虎下澤見蛇歸召晏子而問之曰今日寡人出獵上山則見虎下澤則見蛇殆所謂不祥也晏子對曰國有三不祥是不與焉夫有賢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也所謂不祥乃若此者今

上山見虎虎之室也下澤見蛇蛇之穴也如虎之室如蛇之穴而見之曷爲不祥也

景公問晏子曰吾欲服聖王之服居聖王之室如此則諸侯其至乎晏子對曰法其節儉則可法其服居其室無益也三王不同服而王非以服致諸侯也誠于愛民果于行善天下懷其德而歸其義若其衣服節儉而衆悅也夫冠足以修敬不務其飾衣足以揜形禦寒不務其美衣不務于隅朓之削冠無觚羸之理身服不雜綵首服不鏤刻且古者嘗有紩衣攣領而王天下者其義好生而惡殺節上而羨下天下不朝其服而共歸其義古者嘗有處橧巢窟穴而不惡予而不取天下不朝其室而共歸其仁及三代

作服爲益敬也首服足以修敬而不重也身服足以行潔而不害于動作服之輕重便于身用財之費順于民其不爲橧巢者以避風也其不爲穴者以避濕也是故明堂之制下之潤濕不能及也上之寒暑不能入也土事不文木事不鏤示民之節也及其衰也衣服之侈過足以敬宮室之美過避潤濕用力甚多用財甚費與民爲讐今君欲法聖王之服不法其制法其節儉也則雖未成治庶其有益也今君窮臺榭之高極汙池之深而不止務于刻鏤之巧文章之觀而不猒則亦與民而讐矣若臣之慮恐國之危而公不平也公乃願致諸侯不亦難乎公之言過矣

景公與晏子登寢而望國公愀然而歎曰使後嗣世世有

此豈不可哉晏子曰臣聞明君必務正其治以事利民然後子孫享之詩云武王豈不事貽厥孫謀以燕翼子今君處佚怠逆政害民有日矣而猶出若言不亦甚乎公曰然則後世孰將把齊國對曰服牛死夫婦哭非骨肉之親也為其利之大也欲知把齊國者則其利之者耶公曰然何以易對曰移之以善政今公之牛馬老於欄牢不勝服也車蠹於巨戶不勝乘也衣裘襦袴朽弊於藏不勝衣也醯醢腐不勝沽也酒醴酸不勝飲也府粟鬱而不勝食又厚藉斂於百姓而不以分餒民夫藏財而不用凶也財苟失守下其報環至其次昧財之失守委而不以分人者百姓必進自分也故君人者與其請於人不如於請已也

公孫接田開疆古冶子事景公以勇力搏虎聞晏子過而趨三子者不起晏子入見公曰臣聞明君蓄勇力之士也上有君臣之義下有長率之倫內可以禁暴外可以威敵上利其功下服其勇故尊其位重其祿今君之蓄勇士之力也上無君臣之義下無長率之倫內不以禁暴外不可威敵此危國之器也不若去之公曰三子者搏之恐不得刺之恐不中也晏子曰此皆力攻勍敵之人也無長幼之禮因請公使人少餽之二桃曰三子何不計功而食桃公孫接仰天而歎曰晏子智人也夫使公之計吾功者不受桃是無勇也士衆而桃寡何不計功而食桃矣接一搏猏而再搏乳虎若接之功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援桃而

起田開疆曰吾伏兵而卻三軍者再若開疆之功亦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援桃而起古冶子曰吾嘗從君濟於河黿御左驂以入砥柱之流當是時也冶少不能游潛行逆流百步順流九里得黿而殺之左操驂尾右挈黿頭鶴躍而出津人皆曰河伯也若冶之功亦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二子何不反桃抽劒而起公孫接田開疆曰吾勇不子若功不子逮取桃不讓是貪也然而不死無勇也皆反其桃挈領而死古冶子曰二子死之冶獨生之不仁恥人以言而夸其聲不義恨乎所行不死無勇雖然二子同桃而節冶專桃而宜亦反其桃挈領而死使者復曰已死矣公殮之以服葬之以士禮焉

景公舉兵欲伐魯以問晏子晏子對曰不可魯公好義而民戴之好義者安見戴者和伯禽之治存焉故不可攻攻義者不祥危安者必困且嬰聞之伐人者德足以安其國政足以和其民國安民和然後可以舉兵而征暴今君好酒而辟德無以安國厚籍斂意使令無以和民德無以安之則危政無以和之則亂未免乎危亂之理而欲伐安和之國不可不若脩政而待其君之亂也其君離上怨其下然後伐之則義厚而利多義厚則敵寡利多則民歡公曰善遂不果伐魯

景公問晏子曰昔吾先君桓公有管仲夷吾保義齊國能遂武功而立文德糾合兄弟撫存翌州吳越受令荊楚惛

憂莫不賓服勤于周室天子加德先君昭功管子之力也今寡人亦欲存齊國之政於夫子夫子以佐佑寡人彰先君之功烈而繼管子之業晏子對曰昔吾先君桓公能任用賢固有什伍治徧細民貴不凌賤富不傲貧功不遺罷佞不吐愚舉事不私聽獄不阿內妾無羨食外臣無羨祿鰥寡無饑色不以飲食之辟害民之財不以宮室之侈勞民之力節取於民而普施之府無藏倉無粟上無驕行下無諂德是以管子能以齊國免於難而以吾先君叅乎天子今君欲彰先君之功烈而繼管子之業則無以多辟傷百姓無以嗜慾玩好怨諸侯臣孰敢不承善盡力以順君意今君疏遠賢人而任讒諛使民若不勝籍歛若不得厚

取於民而薄其施多求於諸侯而輕其禮府藏朽蠹而禮悖於諸侯菽粟藏深而怨積於百姓君臣交惡而政刑無常臣恐國之危失而公不得享也又惡能彰先君之功烈而繼管子之業乎

景公問於晏子曰治國何患晏子對曰患夫社鼠公曰何謂也對曰夫社束木而塗之鼠因往託焉熏之則恐燒其木灌之則恐敗其塗此鼠所以不可得殺者以社故也夫國亦有焉人主左右是也內則蔽善惡于君上外則賣權重于百姓不誅之則爲亂誅之則爲人主所案據腹而有之此亦國之社鼠也人有酤酒者爲器甚潔清置表甚長而酒酸不售問之里人其故里人云公狗之猛人挈器而

入且酤公酒狗迎而噬之此酒所以酸而不售也夫國亦有猛狗用事者是也有道術之士欲干萬乘之主而用事者迎而齕之此亦國之猛狗也左右爲社鼠用事者爲猛狗主安得無壅國安得無患乎

景公問晏子曰寡人意氣衰身病甚今吾欲具圭璋犧牲令祝宗薦之乎上帝宗朝意者禮可以干福乎晏子對曰嬰聞之古者先君之干福也政必合乎民行必順乎神節宮室不敢大斬伐無偪山林節飲食無多畋漁以無偪川澤祝宗用事辭罪而不敢有所求也是以神民俱順而山川納祿今君政反乎民而行悖乎神大宮室多斬伐以偪山林羨飲食多畋漁以偪川澤是以民神俱怨而山川收

禄司過薦罪而祝宗祈福意者逆乎公曰寡人非夫子無所聞此請革心易行于是廢公阜之游止海食之獻斬伐者以時畋漁者有數居處飲食節之勿羡祝宗用事辭罪而不敢有所求也故隣國忌之百姓親之晏子沒而後衰

景公問晏子曰古之盛君其行如何晏子對曰薄于身而厚于民約于身而廣于世其處上也足以明政行教不以威天下其取財也權有無均貧富不以養嗜欲誅不避貴賞不遺賤不滛于樂不遁于哀盡智導民而不伐焉勞力歲事而不責焉爲政尚相利故下不以相害行教尚相愛故民不以相惡爲名刑罰中於法廢罪順於民是以賢者處上而不華不肖者處下而不怨四海之內社稷之中粒

食之民一意同欲若夫私家之政生有遺教此盛君之行也公不圖晏子曰臣聞問道者更正聞道者更容今君稅斂重故民心離市賈悖故商旅絶玩好充故家貨殫積邪在於上蓄怨藏於民嗜欲備於側毀非滿於國而公不圖公曰善于是令玩好不御公市不豫宮室不飾業土不成止役輕稅上下行之而百姓相親

景公問晏子曰君子常行曷若晏子對曰衣冠不中不敢以入朝所言不義不敢以要君行己不順不敢治事不公不敢以蒞衆衣冠無不中故朝無奇辟之服所言無不義故下無僞上之報身行順治事公故國無阿黨之義三者君子之常行者也

景公問於晏子曰忠臣之事君也何若晏子對曰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公不悅曰君裂地而封之疏爵而貴之君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可謂忠乎對曰言而見用終身無難臣奚死焉謀而見從終身不出臣奚送焉若言不用有難而死之是妄死也謀而不從出亡而送之是詐僞也故忠臣也者能納善於君不能與君陷於難

景公問晏子曰古之莅國治民者其任人何如晏子對曰地不同生而任之以一種責其俱生不可得人不同能而任之以一事不可責徧成責焉無已智者有不能給求焉無饜天地有不能贍也故明王之任人諂諛不邇乎左右阿黨不治乎本朝任人之長不強其短任人之工不強其

拙此任人之大畧也

景公問晏子曰臨國蒞民所患何也晏子對曰所患者三忠臣不信一患也信臣不忠二患也君臣異心三患也是以明君居上無忠而不信無信而不忠者是故君臣同欲而百姓無怨也

景公問晏子廉政而長久其行何也晏子對曰其行水也美哉水乎清清其濁不無雩途其清無不灑除是以長久也公曰廉政而遬亡其行何也對曰其行石也堅哉石乎落落視之則堅循之則堅內外皆堅無以爲久是以遬亡也

景公聘于魯魯昭公問曰夫儼然辱臨弊邑竊甚嘉之寡

人受旣請問安國衆民如何晏子對曰嬰聞傲大賤小則國危慢聽厚斂則民散事大養小安國之器也謹聽節儉衆民之術也

晏子使晉晉平公饗之文室旣靜矣晏以平公問焉曰昔吾先君得衆若何晏子對曰君饗寡君施及使臣御在君側恐懼不知所以對平公曰聞子大夫數矣今乃得見願終聞之晏子對曰臣聞君子如美淵澤容之衆人歸之如魚有依極其游泳之樂若淵澤決竭其魚動流夫往者維雨乎不可復已公又問曰請問莊公與今孰賢晏子曰兩君之行不同臣不敢不知也公曰王室之正也諸侯之專制也是以欲聞子大夫之言也對曰先君莊公不安靜處

樂節飲食不好鐘鼓好兵作武士與同饑渴寒暑君之强過人之量有一過不能已焉是以不免于難今君大宮室美臺榭以辟饑渴寒暑畏禍敬鬼神君之善足以沒身不足以及子孫矣

晏子聘于晋叔向從之宴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晏子對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爲田氏乎叔向曰何謂也晏子曰公棄其民而歸於田氏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鍾田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巨矣以家量貸以公量收之山木如市弗加于山魚鹽蜃蛤弗加於海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公積朽蠹而老小凍餒國都之市屨賤而踊貴民人痛疾或燠休

之昔者殷人誅殺不當僇民無時文王慈惠殷衆收卹無主是故天下歸之無私與維德之授今公室驕暴而田氏慈惠其愛人如父母歸之如流水無獲民將焉避其伯直柄虞遂伯戲其相胡公大姬巳在齊矣叔向曰雖吾公室亦季世也戎不駕卿無軍行公乘無人卒列無長庶民罷弊宮室滋侈道殣相望而女富溢尤民聞公命如逃寇讐欒郤晋原狐續慶伯降在皁隸政在家門民無所依而君日不悛以樂慆憂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讒鼎之銘曰昧旦丕顯後世猶怠曰不悛其竉久乎晏子曰然則子將若何叔向曰人事畢矣待天而巳矣晋之公族盡矣肹聞之公室將卑其宗族枝葉先落則公從之肹之宗十一族維

羊舌氏在而已肸又無子公室無度幸而得死豈其獲祀焉

叔向問晏子曰齊國之德衰矣今子何若晏子對曰嬰聞事明君者竭心力以沒其身行不逮則退不以誣持祿事惰君者優游其身以沒其世力不能則去不以諛持危且嬰聞君子之事君也進不失忠退不失行不苟合以隱忠可謂不失忠不持利以傷廉可謂不失行叔向曰善哉詩有之曰進退維谷其此之謂歟

叔向問晏子曰正士之義邪人之行何如晏子對曰正士處世臨衆不阿私行於國足養而不忘故通則事上使卹其下窮則教下使順其上事君盡禮行忠不正爵祿不用

則去而不議其交友也論身義行不爲苟戚不同則踈而不悱不毀進於君不以刻民尊於國故用於上則民安行於下則君尊故得衆上不疑其身用于君不悖於行是以進不喪亡退不危身此正士之行也邪人則不然用於上則虐民行于下則逆上事君苟進不道忠交友苟合不道行持諛巧以正祿比姦邪以厚養矜爵祿以臨人夸體貌以華世不任於上則輕議不篤于友則好誹故用于上則民憂行于下則君危是以其事君近於罪其交友近於患其得上辟于辱其爲生債于刑故用于上則誅行于下則弑是故交通則辱生患則危此邪人之行也

叔向問晏子曰意孰爲高行孰爲厚對曰意莫高于愛民

行莫厚於樂民又問曰意孰爲下行孰爲賤對曰意莫下於刻民行莫賤于害身也

叔向問晏子曰嗇吝愛之于行何如晏子對曰嗇者君子之道吝愛者小人之行也叔向曰何謂也晏子曰稱財多寡而節用之富無金藏貧不假貸謂之嗇積多不能分人而厚自養謂之吝不能分人又不能自養謂之愛故夫嗇者君子之吝愛者小人之行也

叔向問晏子曰君子之大義何若晏子對曰君子之大義和調而不緣溪盎而不苛莊敬而不狡和柔而不銓刻廉而不劌行精而不以明汚齊尚而不以遺罷富貴不傲物貧賤不易行尊賢而不退不肖此君子之大義也

晏子爲莊公臣言大用每朝賜爵益邑俄而不用每朝致邑與爵爵邑盡退朝而乘喟然而歎終而笑其僕曰何歎笑相從數也晏子曰吾歎也哀吾君不免於難吾笑也喜吾自得也吾亦無死矣崔杼果弒莊公晏子立崔杼之門從者曰死乎晏子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獨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歸乎曰吾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爲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若君爲已死而爲已亡非其私暱孰能任之且人有君而弒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門啓而入崔子曰子何不死子何不死晏子曰禍始吾不在也禍終吾不知也吾何爲死且吾聞之

以亡為行者不足以存君以死為義者不足以立功嬰豈其婢子也哉其縊而從之也遂袒免坐枕君尸而哭興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

景公使晏子為東阿宰三年毀聞於國景公不說召而免之晏子謝曰嬰知嬰之過矣請復治阿三年而譽必聞於國景公不忍復使治阿三年而譽聞於國景公說召而賞之景公問其故對曰昔者嬰之治阿也築蹊徑急門閭之政而淫民惡之舉儉力孝弟罰偷窳而惰民惡之決獄不避貴強惡之左右所求法則予非濫則否而左右惡之事貴人體不過禮而貴人惡之是以三邪毀乎外二讒毀乎內三年而毀聞乎君也今臣謹更之不築蹊徑而緩門閭

之政而淫民說不舉儉力孝弟不罰偷窳而惰民說決獄阿貴彊而貴彊說左右所求言諾而左右說事貴人體過禮而貴人說是三邪譽乎外二讒譽乎內三年而譽聞于君也昔者譽之所以當誅者宜賞今所以當賞者宜誅是故不敢受景公知晏子賢迺任以國政三年而齊大興

景公遊於壽宮睹長年負薪者而有饑色公悲之喟然歎曰令吏養之晏子曰臣聞之樂賢而哀不肖守國之本也今君愛老而恩無所不逮治國之本也公笑有喜色晏子曰聖王見賢以樂賢見不肖以哀不肖今請求老弱之不養鰥寡之無室者論而共秩焉公曰諾于是老弱有養鰥寡有室

景公探雀鷇鷇弱反之晏子聞之不待時而入見景公公汗出惕然晏子曰君何爲者也公曰吾探雀鷇鷇弱故反之晏子逡巡北面再拜而賀曰吾君有聖王之道矣公曰寡人探雀鷇鷇弱故反之其當聖人之道者何也晏子對曰君探雀鷇鷇弱反之是長幼也吾君仁愛曾禽獸之加焉而况于人乎此聖王之道也

景公飲酒夜移于晏子前驅欵門曰君至晏子被玄端立于門曰諸侯得微有故乎國家得微有事乎君何爲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夫子樂之晏子對曰夫布薦席陳簠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于司馬穰苴之家前驅欵門曰君至穰苴介冑操戟立于門曰諸

侯得微有兵乎大臣得微有叛者乎君何爲非時而夜辱
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將軍樂之穰苴對曰夫布
薦席陳簠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於梁丘據之家
前驅欵門曰君至梁丘據左操瑟右挈竽行歌而去公曰
樂哉今夕吾飲也微彼二子者何以治吾國微此一臣者
何以樂吾身君子曰聖賢之君皆有益友無偷樂之臣景
公弗能及故兩用之僅得不亡

晏子侍于景公朝寒公曰請進暖食晏子對曰嬰非君奉
餽之臣也敢辭公曰請進服裘對曰嬰非君茵席之臣也
敢辭公曰然夫子之於寡人何爲者也對曰嬰社稷之臣
也公曰何謂社稷之臣對曰夫社稷之臣能立社稷別上

下之義使當其理制百官之序使得其宜作爲辭令可分布于四方自是之後君不以禮不見晏子

晏子飮景公酒日暮公呼具火晏子辭曰詩云側弁之俄言失德也屢舞傞傞言失容也既醉以酒既飽以德既醉而出並受其福賓主之禮也醉而不出是謂伐德賓之罪也嬰已卜其日未卜其夜公曰善舉酒祭之再拜而出曰豈過我哉吾託國于晏子也以其家貨養寡人不欲其淫侈也而况與寡人謀國乎

景公予魯君地山陰數百社使晏子致之魯使子叔昭伯受地不盡受也晏子曰寡君獻地忠廉也曷爲不盡受子叔昭伯曰臣受命於君曰諸侯相見交讓爭處其卑禮之

文也交委多爭受少行之實也禮成文于前行成章於後交之所以長久也且吾聞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吾是以不盡受也晏子歸報公公喜笑曰魯君猶若是乎晏子曰臣聞大國貪于名小國貪于實此諸侯之公患也今魯處卑而不貪乎尊辭實而不貪乎多行廉不爲苟得道義不爲苟合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其交君之道義殊乎世俗國免於公患公曰寡人說魯君故予之地今行果若此吾將使人賀之晏子曰不君以驩予之地而賀其辭則交不親而地不爲德矣公曰善於是重魯之幣毋比諸侯厚其禮毋比賓客君子於魯而後明行廉辭地之可爲重名也

魯昭公棄國走齊齊公問焉曰君何年之少而棄國之蚤奚道至於此乎昭公對曰吾少之時人多愛我者吾體不能親人多諫我者吾志不能用是則內無拂而外無輔輔拂無一人諂諛我者甚衆譬之猶秋蓬也孤其根而美枝葉秋風一至根且拔矣景公辯其言以語晏子曰使是人反其國豈不爲古之賢君乎晏子對曰不然夫愚者多悔不肖者自賢溺者不問墜迷者不問路溺而後問墜迷而後問路譬之猶臨難而遽鑄兵噎而遽掘井雖速亦無及已

曾子將行晏子送之曰君子贈人以軒不若以言吾請以言之以軒乎曾子曰請以言晏子曰今夫車輪山之直木

也良工揉之其圓中規雖有槁暴不復羸矣故君子慎隱揉和氏之璧井里之困也良工修之則為存國之寶故君子慎所修今夫蘭三年而成湛之苦酒則君子不近庶人不佩湛之麋醢而賈匹馬矣非蘭本美也所蕩然也願子之必求所湛嬰聞之君子居必擇居游必就士擇居所以求士求士所以辟患也嬰聞汩常移質習俗移性不可不慎也

晏子之晉至中牟睹弊冠反裘負芻息於塗側者以為君子也使人問焉曰子何為者也對曰我越石父者也晏子曰何為至此曰吾為人臣僕於中牟見使將歸晏子曰何為之僕對曰不免凍餓之切吾身是以為僕也晏子曰為

僕幾何對曰三年矣晏子曰可得贖乎對曰可遂解左驂以贈之因載而與之俱歸至舍不辭而入越石父怒而請絶晏子使人應之曰吾未嘗得交夫子也子爲僕三年吾乃今日睹而贖之吾於子尚未可乎子何絶我之暴也越石父對之曰臣聞之士者詘乎不知已而申乎知已故君子不以功輕人之身不爲彼功詘身之理吾三年爲人臣僕而莫吾知也今子贖我吾以子爲知我矣嚮者子乘不我辭也吾以子爲忘今又不辭而入是與臣我者同矣我猶且爲臣請鬻於世晏子出見之曰嚮者見客之容而今也見客之意嬰聞之省行者不引其過察實者不譏其辭嬰可以辭而無棄乎嬰誠革之乃令糞灑改席尊醮而禮

之越石父曰吾聞之至恭不脩途尊禮不受擯夫子禮之僕不敢當也晏子遂以爲上客君子曰俗人之有功則德德則驕晏子有功免人于厄而反詘下之其去俗亦遠矣此全功之道也

晏子爲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閒而闚其夫爲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乃爲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爲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後夫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爲大夫

齊有北郭騷者結果罔捆蒲葦織屨以養其母猶不足踵

門見晏子曰竊説先生之義願乞所以養母者晏子使人分倉粟府金而遺之辭金受粟有間晏子見疑于景公出犇過北郭騷之門而辭北郭騷沐浴而見晏子曰夫子將焉適晏子曰見疑于齊君將出奔北郭騷曰夫子勉之矣晏子上車太息而歎曰嬰之亡豈不宜哉亦不知士甚矣晏子行北子召其友而告之曰吾説晏子之義而嘗乞所以養母者焉吾聞之養其親者身伉其難今晏子見疑吾將以身死白之著衣冠令其友操劍奉而從造于君庭求復者曰晏子天下之賢者也今去齊國齊必侵矣方見國之必侵不若死請以頭託白晏子也因謂其友曰盛吾頭于笥中奉以退託而自刎其友因奉託而謂復者曰此北

郭子為國故死吾將為北郭子死又退而又刎景公聞之大駭乘馹而自追晏子及之國郊請而反之晏子不得已而反聞北郭子之以死白已也太息而歎曰嬰之亡豈不宜哉亦愈不知士甚矣

靈公好婦人而丈夫飾者國人盡服之公使吏禁之曰女子而男子飾者裂其衣斷其帶裂衣斷帶相望而不止晏子見公問曰寡人使吏禁女子而男子飾裂斷其衣帶相望而不止者何也晏子對曰君使服之於內而禁之於外猶懸牛首于門而賣馬肉於內也公何以不使內勿服則外莫敢為也公曰善使內勿服踰月而國莫之服

晏子使楚以晏子短楚人為小門于大門之側而延晏子

晏子不入曰使狗國者從狗門入今臣使楚不當從此門入儐者更道從大門入見楚王王曰齊無人耶晏子對曰臨淄三百閭張袂成陰揮汗成雨比肩繼踵而在何爲無人王曰然則子何爲使乎晏子對曰齊命使各有所主其賢者使使賢王不肖者使使不肖王嬰最不肖故直使楚矣

晏子將楚楚聞之謂左右曰晏嬰齊之習辭者也今方來吾欲辱之何以也左右對曰爲其來也臣請縛一人過王而行王問何爲者也對曰齊人也王曰何坐曰坐盜晏子至楚王賜晏子酒酒酣吏二縛一人詣王王曰縛者曷爲者也對曰齊人也坐盜王視晏子曰齊人固善盜乎晏子

避席對曰嬰聞之橘生淮南則爲橘生于淮北則爲枳葉徒相似其實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異也今民生長於齊不盜入楚則盜得無楚之水土使民善盜耶王笑曰聖人非所與熈也寡人反取病焉

景公飲酒田桓子侍望見晏子而復於公曰請浮晏子公曰何故也無宇對曰晏子衣緇布之衣麋鹿之裘棧軫之車而駕駑馬以朝是隱君之賜也公曰諾晏子坐酌者奉觴進之曰君命浮子晏子曰何故也田桓子曰君賜之卿位以尊其身寵之百萬以富其家羣臣其爵莫尊于子祿莫重於子今子衣緇布之衣麋鹿之裘棧軫之車而駕駑馬以朝是則隱君之賜也故浮子晏子避席曰請飲而後

辭乎其辭而後飲乎公曰辭然後飲晏子曰君之賜卿位以尊其身嬰非敢為顯受也為行君令也寵以百萬以富其家嬰非敢為富受也為通君賜也臣聞古之賢君有受厚賜而不顧其困族則過之臨事守職不勝其任則過之君之內隸臣之父兄若有離散在於野鄙此臣之罪也君之內隸臣之所職若有播之在于四方此臣之罪也兵革之不完戰車之不修此臣之罪也若夫弊車駑馬以朝意者非臣之罪乎且臣以君之賜父之黨無不乘車者母之黨無不足于衣食者妻之黨無凍餒者國之閒士待臣而後舉火者數百家如此者為彰君賜乎為隱君賜乎公曰善為我浮無宇也

晏子方食景公使使者至分食食之使者不飽晏子亦不飽使者反言之公公曰嘻晏子之家若是其貧也寡人不知是寡人之過也使吏致千金與市租請以奉賓客晏子辭三教之終再拜而辭曰嬰之家不貧以君之賜澤覆三族延及交遊以振百姓君之賜也厚矣嬰之家不貧也嬰聞之夫厚取之君而施之民是臣代君君民也忠臣不爲也厚取之君而不施於民是爲筐篋之藏也仁人不爲也進取于君退得罪于士身死而財遷於他人是爲宰藏也智者不爲也十夫總之布一豆之食足於中免矣景公謂晏子曰昔吾先君桓公以書社五百封管仲不辭而受子辭之何也晏子曰嬰聞之聖人千慮必有一失愚人千慮

必有一得意者管仲之失而嬰之得者耶故再拜而不敢受命

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囂塵不可以居請更諸爽塏者晏子辭曰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既竊利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是時也公繁于刑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而屨賤公愀然改容公于是省于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溥哉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其是之謂乎

晏子使晉景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既拜廼毀之而爲里室

皆如其舊則使宅人反之且諺曰非宅是卜維鄰是卜二三子先卜鄰矣違卜不祥君子不犯非禮小人不犯不祥古之制也吾敢違諸乎卒復其舊宅公弗許因陳桓子以請乃許之

晏子病將死鑿楹納書焉謂其妻曰楹語也子壯而示之及壯發書之言曰布帛不可窮窮不可飾牛馬不可窮窮不可服士不可窮窮不可任國不可窮窮不可竊也

外篇

景公至自畋晏子侍於遄臺梁丘據造焉公曰維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爲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羮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燀之以薪宰夫

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戒且平奏鬷無言時靡有爭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流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公曰善

齊有彗星景公使祝禳之晏子諫曰無益也秖取誣焉天道不諂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也且天之有彗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詩云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君無違德方國將至何患于彗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若德之回亂民將流亡祝史之爲無能補也公說乃止

景公賞賜及後宮文繡被臺榭菽粟食鳧鴈出而見殣謂晏子曰此何爲而死晏子對曰此餧而死公曰嘻寡人之無德也甚矣對曰君之德著而彰何爲無德也景公曰何謂也對曰君之德及後宮與臺榭君之玩物衣以文繡君

之鳧鴈食以菽粟君之營內自樂延及後宮之族何爲其無德顧臣願有請于君由君之意自樂之心推而與百姓同之則何殣之有君不推此而苟營內好私使財貨衡有所聚菽粟幣帛腐於囷府惠不遍加于百姓公心不周乎萬國則桀紂之所以亡也夫士民之所以叛由偏之也君如察臣嬰之言推君之盛德公布之于天下則湯武可爲也一殣何足恤哉

高子問晏子曰子事靈王莊公景公皆敬子三君之心一耶夫子之心三也晏子對曰善哉問事君嬰聞一心可以事百君三心不可以事一君故三君之心非一也而嬰之心非三心也且嬰之於靈公也盡復而不能立之政所謂

僅全其四支以從其君者也及莊公陳武夫尚勇力欲辟勝于邪而嬰不能禁故退而埜處嬰聞之言不用者不受其祿不治其事者不與其難吾於莊公行之矣今之君輕國而重樂薄於民而厚于養籍斂過量使令過任而嬰不能禁嬰庸知其能全身以事君乎

仲尼之齊見景公而不見晏子子貢曰見君不見其從政者可乎仲尼曰吾聞晏子事三君而順焉吾疑其爲人晏子聞之曰嬰則齊之世民也不維其行不識其過不能自立也嬰聞之有幸見愛無幸見惡誹譽爲類聲響相應見行而從之者也嬰聞之以一心事三君者所以順焉以三心事一君者不順焉今未見嬰之行而非其順也嬰聞之

君子獨立不慙于影獨寢不慙於衾孔子伐樹削迹不自以爲辱窮陳蔡不自以爲約非人不得其故是猶澤人之非斤斧山人之非網罟也出之其口不知其困也始吾望傳而貴之今吾望傳而疑之仲尼聞之曰語有之言發於爾不可止於遠也行存於身不可揜於衆也吾竊議晏子而不中夫人之過吾罪幾矣丘聞君子過人以爲友不及人以爲師今丘失言於夫子譏之是吾師也因宰我而謝焉然仲尼見之

景公謂晏子曰東海之中有水而赤其中有棗華而不實何也晏子對曰昔者秦繆公乘龍而理天下以黃布裹烝棗至東海而捐其布彼黃布故水赤烝棗故華而不實公

曰吾詳問子何爲對曰嬰聞之詳問者亦詳對之也
景公問晏子曰天下有極大乎晏子對曰有足游浮雲背凌蒼天尾偃天問躍啄北海頸尾咳於天地乎然而漻漻不知六翮之所在公曰天下有極細乎晏子對曰有東海有蟲巢於蟁睫再乳再飛而蟁不爲驚臣嬰不知其名而東海漁者命曰焦冥
景公游於菑聞晏子死公乘侈輿服繁駔驅之而因爲遲下車而趨知不若車之遫則又乘比至於國者四下而趨行哭而往伏尸而號曰子大夫日夜責寡人不遺尺寸寡人猶且淫泆而不收怨罪重積于百姓今天降禍於齊不加于寡人而加於夫子齊國之社稷危矣百姓將誰告夫
晏子春秋卷終

孔叢子題辭

大梁李濂氏曰孔叢子七卷爲篇二十有三世傳漢孔鮒撰鮒字子魚一名甲魏相順之子也秦并六國召鮒爲魯國文通君拜少傅始皇三十四年丞相斯議令燔書鮒懼遺典之滅亡也方來之無徵也違令之禍烈也乃與其弟子襄歸藏書壁中隱居嵩山之陽無何陳涉起爲楚王騁鮒爲博士鮒以目疾辭退而著是書乃蒐輯仲尼而下子思伋子上帛子高穿子順愼之言行列爲六卷至漢孝武朝太常孔臧又以所著賦與書謂之連叢上下篇合爲一卷附焉曰孔叢子云蓋言有善而叢聚之也嘉祐中宋咸嘗爲之註之矣嗚呼是書也果

鮒之手筆否邪按漢書藝文志無孔叢子而儒家有孔臧十篇雜家有孔甲盤盂二十六篇宋晁氏謂孔叢子卽漢志所載孔甲盤盂者也夷考顏師古註謂甲爲黃帝史或曰夏孔甲姓名偶同世代異矣顧可以鮒爲著盤盂者哉晦菴朱氏嘗謂是書文氣緩弱不類西京

本朝潛溪宋氏亦有辨說疑卽註者宋咸所作要皆有特見者然則纂之柰何曰七卷之中皆推尊孔氏緒論雅正儒者尚焉固不可不纂而傳之也

孔叢子題辭畢

百家類纂

儒家類

孔叢子

夫子適周見萇弘言終退萇弘語劉文公曰吾觀孔仲尼有聖人之表河目而隆顙黃帝之形貌也脩肱而龜背長九尺有六寸成湯之容體也然言稱先王躬履謙讓洽聞強記博物不窮抑亦聖人之興者乎劉子曰方今周室衰微而諸侯力爭孔丘布衣聖將安施萇弘曰堯舜文武之道或弛而墜禮樂崩喪亦正其統紀而已矣既而夫子聞之曰吾豈敢哉亦好禮樂者也

子張曰女子必漸乎二十而後嫁何也孔子曰十五許嫁而後從夫是陽動而陰應男唱而女隨之義也以爲績組

紃織紝者女子之所有事也黼黻文章之義婦人之所有大功也必十五以往漸乎二十然後可以通乎此事通乎此事然後乃能上以孝於舅姑下以事夫養子也

孔子讀詩及小雅喟然而嘆曰吾於周南召南見周道之所以盛也於栢舟見匹夫執志之不可易也於淇澳見學之可以爲君子也於考槃見遁世之士而不悶也於木瓜見包苴之禮行也於緇衣見好賢之心至也於雞鳴見古之君子不忘其敬也於伐檀見賢者之先事後食也於蟋蟀見陶唐儉德之大也於下泉見亂世之思明君也於七月見豳公之所造周也於東山見周公之先公而後私也於狼跋見周公之遠志所以爲聖也於鹿鳴見君臣之有

禮也於彤弓見有功之必報也於羔羊見善政之有應也於節南山見忠臣之憂世也於蓼莪見孝子之思養也於四月見孝子之思祭也於裳裳者華見古之賢者世保其祿也於采菽見古之明王所以敬諸侯也

仲弓問古之刑教與今之刑教孔子曰古之刑省今之刑繁其爲教古有禮然後有刑是以刑省今無禮以教而齊之以刑刑是以繁書曰伯夷降典折民維刑謂下禮以教之然後以刑折之也夫無禮則民無恥而正之以刑故民苟免

書曰若保赤子子張問曰聽訟可以若此乎孔子曰可哉古之聽訟者惡其意不惡其人求所以生之不得其所以

生乃刑之君必與衆共焉今之聽訟者不惡其意而惡其人求所以殺是反古之道也

子思問於夫子曰物有形類事有眞僞必審之奚由子曰由乎心心之精神是謂聖推數究理不以疑周其所察聖人難諸

趙簡子使聘夫子夫子將至焉及河聞鳴犢與竇犨之見殺也廻輿而旋之衛息鄹遂爲操曰周道衰微禮樂陵遲文武旣墜吾將焉歸周遊天下靡邦可依鳳鳥不識珎寶梟鴟眷然顧之慘然心悲巾車命駕將適唐都黃河洋洋攸攸之魚臨津不濟還轅息鄹傷于道窮哀彼無辜翺翔于衛復我舊廬從吾所好其樂只且

哀公使以幣如衛迎夫子而卒不能賞用也故夫子作丘陵之歌曰登彼丘陵峛崺其阪仁道在邇求之若遠遂迷不復自嬰屯蹇喟然迴慮題彼泰山題顧也鬱確其高梁甫迴連枳棘充路陟之無緣將伐無柯患茲蔓延惟以永歎涕零潺湲

楚王使使奉金幣聘夫子宰予冉有曰夫子之道至是行矣遂請見問夫子曰太公勤身苦志八十而遇文王孰與許由之賢夫子曰許由獨善其身者也太公兼利天下者也然今世無文王之君也雖有太公孰能識之乃歌曰大道隱兮禮爲基賢人竄兮將待時天下如一欲何之

叔孫氏之車子曰鉏商樵於野而獲獸焉衆莫之識以爲

不祥棄之五父之衢冉有告夫子曰麕身而肉角豈天之妖乎夫子曰今何在吾將觀焉遂往謂其御高柴曰若求之言其必麟乎到視之果信言偃問曰飛者宗鳳走者宗麟爲其難致也敢問今見其誰應之子曰天子布德將致太平則麟鳳龜龍先爲之祥今宗周將滅天下無主孰爲來哉遂泣曰予之於人猶麟之於獸也麟出而死吾道窮矣乃歌曰唐虞世兮麟鳳遊今非其時吾何求麟兮麟兮我心憂

子上雜所習請於子思子思曰先人有訓焉學必由聖所以致其材也厲必由砥所以致其刃也故夫子之教必始於詩書而終於禮樂雜說不與焉又何請子思謂子上曰白

乎吾嘗深有思而莫之得也於學則寤焉吾嘗企有望而莫之見也登高則覩焉是故雖有本性而加之以學則無惑矣

縣子問子思曰吾聞同聲者相好子之先君見子產時則兄事之而世謂子產仁愛稱夫子聖人是謂聖道事仁愛乎吾未諭其人之孰先後也故質於子子思曰然子之問也昔季孫問子游亦若子之言也子游答曰以子產之仁愛譬夫子其猶浸水之與膏雨乎康子曰子產死鄭人丈夫舍玦珮婦女舍珠瑱巷哭三月竽瑟不作夫子之死也吾未聞魯人之若是也奚故哉子游曰夫浸水之所及也則生其所不及則死故民皆知焉膏雨之所生也廣莫

大焉民之受賜也普矣莫識其由來者上德不德是以無德季孫曰善縣子曰其然

孟子車尚幼請見子思子思見之甚悅其志命子上侍坐焉禮敬子車甚崇子上不願也客退子上請曰白聞士無介不見女無媒不嫁孟孺子無介而見大人悅而敬之白也未諭敢問子思曰然吾昔從夫子於郯遇程子於塗傾蓋而語終日而別命子路將束帛贈焉以其道同於君子也今孟子車孺子也言稱堯舜性樂仁義世所希有也事之猶可况加敬乎非爾所及也

孟軻問牧民何先子思曰先利之曰君子之所以教民亦仁義固所以利之乎子思曰上不仁則下不得其所上不

義則樂爲亂也此謂利大矣故易曰利者義之和也又曰
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也
子思居衛言苟變於衛君曰其材可將五百乘君任軍旅
率得此人則無敵於天下矣衛君曰吾知其材可將然變
也甞爲吏賦於民而食人二雞子以故弗用也子思曰夫
聖人之官人猶大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長棄其所短故杞
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工不棄何也知其所妨者細也
卒成不訾之器今君處戰國之世選爪牙之士而以二卵
棄干城之將此不可使聞於鄰國者也衛君再拜曰謹受
教矣
子思謂子上曰有可以爲公之尊而富貴人衆不與焉者

非唯志乎成其志者非唯無欲乎夫綿纊紛華所服不過
溫體三牲太牢所食不過充腹知以身取節者則知足矣
苟知足則不累其志矣

孟軻問子思曰堯舜文武之道可力而致乎子思曰彼人
也我人也稱其言履其行夜思之晝行之滋滋焉汲汲焉
如農之赴時商之趣利惡有不至者乎

子思告陳莊伯曰古者天子將巡守必先告於祖禰命史
告群廟及社稷圻內名山大川告者七日而徧親告用牲
史告用幣申命冢宰而後道而出或以遷廟之主行載于
齊車每舍奠焉（舍音釋）及所經五嶽四瀆皆有牲幣歲二月
東巡守至于岱宗柴于上帝望秩于山川所過諸侯各待

于境天子先問百年者所在而親問之然後勤方岳之諸侯有功德者則發爵賜服以順陽義無功者則削黜貶退以順陰義命史采民詩謠以觀其風命市納賈察民之所好惡以知其志命典禮正制度均量衡考衣服之等協時月日辰入其疆遺老失賢掊克在位則君免山川社稷有不親舉土荒民遊為無教無教者則君退民淫僭上為無法無法者則君罪入其疆土地墾闢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君有慶遂南巡五月至于南嶽又西巡八月至于西嶽又北巡十有一月至于北嶽其禮皆如岱宗歸反舍于外次三日齋親告于祖禰用特命有司告群廟社稷及圻內名山大川而後入聽朝此古者明王巡守之禮也陳子曰

諸侯朝于天子盟會霸主則亦告宗廟山川乎子思曰告哉陳子曰王者巡守不及四岳諸侯盟會不越鄰國則其禮同乎異乎子思曰天子封圻千里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虞夏殷周之常制也其或出此封者則其禮與巡守朝會無變其不越封境雖行如國陳子曰古之義也吾今而後知不學者淺之爲人也

穆公問子思曰吾聞龐攔氏子不孝其行何如對曰臣聞明君之爲政尊賢以崇德舉善以勸民則四方之內孰敢不化若夫過行是細人所識不治其本而問其過臣不知所以也公曰善

曾申謂子思曰屈己以伸道乎抗志以貧賤乎子思曰道

伸吾所願也今天下王侯其孰能哉與屈已以富貴不若
抗志以貧賤屈已則制於人抗志則不愧於道
子思居衛衛人釣於河得鰥魚焉其大盈車子思問之曰
鰥魚魚之難得者也子果何得之對曰吾始下釣垂一魴
之餌鰥過而弗視也更以豚之半體則吞之矣子思喟然
曰鰥雖難得貪以死餌士雖懷道貪以死祿矣
衛君問子思曰寡人之政何如答曰無非君曰寡人不知
其不肖亦望其如此也子思曰希旨容媚則君親之中正
弼非則君疏之夫能使人富貴貧賤者君也在朝之士孰
肯舍所以見親而取其所以見疏者乎是故競求射君之
心而莫敢有非君之非者此臣所謂無非也公曰然乎寡

人之過也今知改矣答曰君弗能焉口順而心不憚者臨其事必疵君雖有命臣未敢受也

衛君曰夫道大而難明非吾所能也今欲學術何如子思曰君無然也體道者逸而不窮任術者勞而無功古之篤道君子生不足以喜之利何足以動之死不足以禁之害何足以懼之故明於死生之分通於利害之變雖以天下易其脛毛無所槩於志矣是以與聖人居使窮士忘其貧賤使王公簡其富貴君無然也衛君曰善

齊王戮其臣不辜謂子思曰吾知其不辜而適觸吾忿故戮之以為不足傷義也子思曰文王葬枯骨而天下稱義商紂斬朝涉而天下稱暴夫義者不必徧利天下也暴者

不必盡虐海內也以其所施而覩其意民乃去就焉今君因心之忿遷戮不辜以為無傷於義此非臣之所敢知也王曰寡人實過乃今聞命請改之

老萊子謂子思曰子不見夫齒乎齒堅剛卒盡相磨舌柔順終以不弊子思曰吾不能為舌故不能事君

子高衣長裾振褎袖方屐麄屨見平原君君曰吾子亦儒服乎子高曰此布衣之服非儒服也儒服非一也平原君曰請吾子言之答曰夫儒者居位行道則有袞冕之服統御師旅則有介冑之服從容徒步則有若穿之服故曰非一也平原君曰儒之為名何取爾子高曰取包衆美兼六藝動靜不失中道

平原君與子高飲彊子高酒曰昔有遺諺堯舜千鍾孔子百觚子路嗑嗑尚飲十榼古之聖賢無不能飲也吾子何辭焉子高曰以穿所聞賢聖以道德兼人未聞以飲食也平原君曰即如先生所言則此言何生子高曰生於嗜酒者蓋其勸厲奬勸之辭非實然也平原君欣然曰吾不戲子無所聞此雅言也

子高謂魏王曰臣入魏國見君之二計臣焉張叔謀有餘范威智不逮然其功一也王曰叔也有餘威也不逮何同乎答曰駑驥同轅伯樂爲之咨嗟玉石相揉和氏爲之嘆息故賢愚共貫則能士匿謀真僞相錯則正士結舌叔雖有餘猶威不逮也

子高見齊王齊王問誰可臨淄宰稱管穆焉王曰穆容貌陋民不敬答曰夫見敬在德且臣所稱稱其材也君王聞晏子趙文子乎晏子長不過三尺面貌惡齊國上下莫不宗焉趙文子其身如不勝衣其言如不出口非但體陋辭氣又呐呐然其相晉國晉國以寧諸侯敬服皆有德故也以穆軀形方之二子猶悉賢之昔臣嘗行臨淄市見屠商身脩八尺鬚髯如戟面正紅白市之男女未有敬之者無德故也王曰是所謂祖龍始者也恍如先生之言於是乃以管穆爲臨淄宰

秦王得西戎利刀以之割玉如割木焉以示東方諸侯魏王問子順曰古亦有之乎對曰周穆王大征西戎西戎獻

錕鋙之劒火浣之布其劒長尺有咫鍊鋼赤劒用之切玉如泥焉是則古亦有也王曰火浣之布若何對曰周書火浣布垢必投諸火布則火色垢乃灰色出火振之皜然疑乎雪焉王曰今何以獨無對曰秦貪而多求求欲無厭是故西戎閉而不致此以素防絶之也然則人主貪欲乃異物所以不至不可不慎也

韓與魏有隙子順謂韓王曰昭釐侯一世之明君也申不害一世之賢相也韓與魏敵侔之國而釐侯執圭見梁君者非好卑而惡尊慮過而計失也與嚴敵爲鄰而動有滅亡之變獨勁不能支二難故降心以相從屈己以求存也申不害慮事而言忠臣也昭釐侯聽而行之明君也今韓

弱於始之韓魏均於始之魏秦彊於始之秦而背先人之
舊好以區區之衆居二敵之間非良策也齊楚遠而難恃
秦魏呼吸而至舍近而求遠是以虚名自累而不免近敵
之困者也爲王計者莫如除小忿全大好也吳越之人同
舟濟江中流遇風波其相救如左右手者所患同也今不
恤所同之患是不如吳越之舟人也韓王曰善
秦兵攻趙魏大夫以爲於魏便子順曰何謂曰勝趙則吾
因而服焉不勝趙則可乘弊而擊之子順曰不然秦自孝
公以來戰未嘗屈今皆良將何弊之乘大夫曰縱其勝趙
於我何損鄰之不修國之福也子順曰秦貪暴之國也勝
趙必復他求吾恐於時魏受其師也先人有言燕雀處屋

子母相哺呴呴然其相樂也自以爲安矣竈突炎上棟宇將焚燕雀顏不變不知禍之及己也今子不悟趙破患將及己可以人而同於燕雀乎

新垣固謂子順曰賢者所在必興化致治今子相魏未聞異政而即自退其行志不得乎何去之速也答曰以無異政所以自退也且死病無良醫今秦有吞食天下之心以義事之固不獲安救亡不暇何化之興昔伊摯在夏呂望在商而二國不理豈伊呂之不欲哉勢不可也當今山東之國弊而不振三晉割地以求安二周折節而入秦燕齊宋楚已屈服矣以此觀之不出二十年天下盡爲秦乎

魏安釐王問天下之高士子順曰世無其人也抑可以爲

次其魯仲連乎王曰魯仲連强作之者非體自然也答曰人皆作之作之不止乃成君子文武欲作堯舜而至焉昔我先君夫子欲作文武而至焉作之不變習與體成習與體成則自然矣

尹會謂子魚曰子之讀先王之書將奚以爲答曰爲治也世治則助之行道世亂則獨治其身治之至也

子魚居衛與張耳陳餘相善耳餘魏之名士也秦滅魏求耳魚懼走會陳勝吳廣起兵於陳欲以誅秦餘謂陳王曰今必欲定天下取王侯者其道莫若師賢而友智孔子之孫今在魏居亂世能正其行脩其祖業不爲時變其父相魏以聖道輔戰國見利不易操名諸侯世有家法其人通

材足以幹天下博知足以慮未形必宗此人天下無敵矣陳王大悅遣使者十金加束帛以車五乘聘焉耳又使謂子魚曰天下之事已可見矣今陳王興義兵討不義子宜遠來以集其事王又聞子賢欲諮良謀虛意相望也子魚遂往陳王郊迎而執其手議世務子魚以霸王之業勸之王悅其言遂尊以博士為太師諮度焉

陳王涉使周章為將西入關以誅秦秦使將章邯拒之陳王以秦國之亂也有輕之之意勢力自餘而不設敵備博士太師諫曰章邯秦之名將周章非其敵也今王使章需然自得而不設備臣竊惑焉夫雖天之所舍其禍福吉凶大者在天小者由人今王不修人利以應天祥若跌而不

振悔之無及也王曰寡人之軍先生無累也請先生息慮也又諫曰臣聞兵法無恃敵之不我攻恃吾之不可攻也今恃敵而不自恃非良計也王曰先生所言計策深妙予不識也先生休矣已而告人曰儒者可與守成難與進取信哉博士他日復諫曰臣聞國大兵衆無備難恃一人善射百夫決拾章邯梟將卒皆死士也周章若懦使彼席卷來前莫有當其鋒者王曰先生所稱寡人昧昧焉願以人間近事喻之答曰流俗之事臣所不忍也今王命之敢不盡情願王察之也臣昔在梁梁人有陽由者其力扛鼎伎巧過人骨騰肉飛手搏毚獸國人懼之然無治室之訓禮教不立妻不畏憚浸相泄瀆方乃積怒妻坐於牀笞焉左手

建秩右手制其頭妻亦奮恚因授以背使秩擊之而自振其陰由乃仆地氣絕而不能興鄰人聞其凶凶也窺而見之趣而救之妻愈黷忿莫肯舍旃或發其裳然後乃放夫以無敵之伎力而劣於女子之手者何也輕之無備故也今王與秦角彊弱非若由之夫妻也而輕秦過甚臣是以懼故區區之心欲王備患之也王曰譬類恍佳然實不同也弗聽周章果敗而無後救耶遂進兵擊陳王師大敗

敘書

家之族胤一世相承以至九世相魏居大梁孔子生鯉字伯魚鯉生伋字子思伋生白字子上白生求字子家求生箕字子京箕生穿字子高穿生斌字子順相魏自叔梁紇至子順凡九世居魏城大梁始有三子焉長子之後承殷統爲宋公中子之後

奉夫子祀爲褒成侯小子之後彥以將事高祖有功封蓼侯其子臧嗣焉歷位九卿遷御史大夫辭曰臣世以經學爲家轉相承作訓法然今俗儒繁說遠本雜以妖妄難可以教侍中安國受詔綴集古義臣乞爲太常典臣家業與安國紀綱古訓使永垂來嗣孝武皇帝重違其意遂拜太常其禮賜如三公在官數年著書十篇而卒先時嘗爲賦二十四篇四篇別不在集似其幼時之作也又爲書與從弟及戒子皆有義故列之于左

與子琳書

告琳頃來聞汝與諸友書講肄學傳滋滋晝夜衎衎不怠善矣人之進道惟問其志取必以漸勤則得多山霤至柔

石爲之穿蝎蟲至弱木爲之弊夫霤非石之鑿蝎非木之鑿然而能以微脆之形陷堅剛之體豈非積漸之致乎訓曰徒學知之未可多履而行之乃足佳故學者所以飾百行也侍中子國安國字也明達淵博雅學絕倫言不及利行不欺名動遵禮法少小長操故雖與群臣並參侍見待崇禮不供褻事獨得掌御唾壺朝廷之士莫不榮之此汝親所見也詩不云乎毋念爾祖聿修厥德又曰操斧伐柯其則不遠遠則尼父近則子國於以立身其庶矣乎

孔叢子卷終

陸賈新語題辭

按史記陸賈本傳高帝時賈拜太中大夫時時前稱說詩書高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得之安事詩書賈曰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乎帝曰試爲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今成敗之國賈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未嘗不稱善稱其書曰新語太史公謂爲當世之辨士班固既列其書於儒又贊其身名俱榮優於酈婁建通輩賈亦有以自致之哉且其兩使南粤調和平勃以安諸呂其卓識竑議豈一時椎埋屠狗所可企及哉信漢庭儒術之首倡劉勰所謂漢室陸賈首發奇采者是已因盡錄之闕其疑誤俾論文者知所尚焉

陸賈新語題辭畢

百家類纂

儒家類　陸賈新語

道基

傳曰天生萬物以地養之聖人成之功德參合而道術生焉故曰張日月列星辰序四時調陰陽布氣治性次置五行春生夏長秋收冬藏陽生雷電陰成雪霜養育群生一茂一亡潤之以風雨曝之以日光溫之以節氣降之以殞霜位之以衆星制之以斗衡苞之以六合（苞與包同）羅之以紀綱改之以災變告之以禎祥動之以生殺悟之以文章故在天者可見在地者可量在物者可紀在人者可相（相省視也）故地封五嶽畫四瀆規洿澤通水泉樹物養類苞殖萬根

県形養精以立群生不違天時不奪物性不藏其情不匿其詐故知天者仰觀天文知地者俯察地理跂行喘息跂音足也蜎飛蠕動之類蜎與環同井中小赤蟲子蠕而動注蠕微動也水生陸行根著葉長之屬爲寧其心而安其性蓋天地相承氣感相應而成者也於是先聖乃仰觀天文俯察地理圖畫乾坤以定人道民始開悟知有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於是百官立王道乃生民人食肉飲血衣皮毛至於神農以爲行蟲走獸難以養民乃求可食之物嘗百草之實察酸苦之味教民食五穀天下人民野居穴處未有室屋則與禽獸同域於是黃帝乃伐木搆材築作宮室上棟下宇以避風雨民知室居食穀而未知功力於是后稷

乃列封疆畫畔界以分土地之所宜闢土殖穀以用養民種桑麻致絲枲以蔽形體當斯之時四瀆未通洪水為害禹乃决江疏河通之四瀆致之於海大小相引高下相受百川順流各歸其所然後人民得去高險處平土川谷交錯風化未通九州隔絶未有舟車之用以濟深致遠於是奚仲乃橈曲為輪因直為轅駕馬服牛浮舟杖楫以代人力鑠金鏤木分苞燒埴（苞草名即今作席者埴黏土也）以備器械於是民知輕重好利惡難避勞就逸於是皋陶乃立獄制罪懸賞設罰異是非明好惡檢奸邪消佚亂民知畏法而無禮義於是中聖乃設辟雍庠序之教以正上下之儀明父子之禮君臣之義使彊不凌弱衆不暴寡棄貪鄙之心興清潔

之行禮義獨行綱紀不立後世衰廢於是後聖乃定五經明六藝承天統地窮事察微原情立本以緒人倫宗諸天地脩篇章垂諸來世被諸鳥獸以匡衰亂天人合策原道悉備智者達其心百工窮其巧乃調之以管絃絲竹之音設鍾鼓歌舞之樂以節奢侈正風俗通文雅後世淫邪增之以鄭衛之音民弃（古棄字）本趨末伎巧橫出用意各殊則加雕文刻鏤傳致膠漆丹青玄黃琦瑋之色以窮耳目之好極工匠之巧夫驢騾駱馳犀象瑇瑁琥珀珊瑚翠羽珠玉山生水藏擇地而居絜清明朗潤澤而濡磨而不磷涅而不緇天氣所生神靈所治幽閑清淨與神浮沈莫之効力為用盡情為器故曰聖人成之所以能統物通變治情

性顯仁義也夫人者寬博浩大恢廓密微附遠寧近懷來萬邦故聖人懷仁仗義分明纖微忖度天地危而不傾佚而不亂者仁義之所治也行之於親近而疎遠悅脩之於閨門之内而名譽馳於外故仁無隱而不著無幽而不彰者虞舜烝烝於父母光耀於天地伯夷叔齊餓於首陽功美垂於萬代太公自布衣升三公之位累世享千乘之爵智伯仗威任力兼三晉而亡是以君子握道而治據德而行仗義而彊虛無寂寞通動無量故制事因短而動益長以圓制規以矩立方聖人王世賢者建功湯舉伊尹周任呂望行合天地德配陰陽承天誅惡尅暴除殃將氣養物明（欽一字）設光耳聽八極目覩四方忠進讒退直立邪亡道

行奸止不得兩張缺二字本理杜漸消萌夫諫事不並仁義者後必敗殖不固本而立高基者後必崩故聖人防亂以經藝工正曲以準繩德盛者威廣力盛者驕衆齊桓公尚德以霸秦二世尚刑而亡故虐行則怨積德布則功興百姓以德附骨肉以仁親夫婦以義合朋友以義信君臣以義序百官以義承曾閔以仁成大孝伯姬以義建至貞守國者以仁堅固佐君者以義不傾君以仁治臣以義平鄉黨以仁恂恂朝廷以義便便美女以貞顯其行烈士以義彰其名陽氣以仁生陰節以義降鹿鳴以仁求其群關雎以義鳴其雄春秋以仁義貶絶詩以仁義存亡乾坤以仁和合八卦以義相承書以仁叙九族君臣以義制忠禮以

仁盡節樂以義升降仁者道之紀義者聖之學學之者明失之者昏背之者亡陳力就列以義建功師旅行陣德仁爲固仗義而彊調氣養性仁者壽長美才次德義者行方君子以義相褒小人以利相欺愚者以力相亂賢者以義相治穀梁傳曰仁者以治親義者以利尊萬世不亂仁義之所治也

術事

善言古者合之於今能術遠者考之於近也術循故說事者上陳五帝之功而思之於身下列桀紂之敗而戒之於己則德可以配日月行可以合神靈登高及遠達幽洞冥聽之無聲視之無形世人莫覩其兆莫知其情校脩五經之

本末道德之真僞既缺一字其意而不見其人世俗以爲自古而傳之者爲重以今之作者爲輕淡於所見甘於所聞惑於外貌失於中情聖人貴寬而世人賤衆五穀養性而弃之於地珠玉無用而寶之於身故舜弃黄金於嶄嵒之山禹捐珠玉於五湖之淵將以杜淫邪之欲絶琦瑋之情道近不必出於久遠取其至要而有成春秋上不及五帝下不至三王述齊桓晋文之小善魯之十二公至今之爲政足以知成敗之効何必於三王故古人之所行者亦與今世同立事者不離道德調絃者不失宫商天道調四時人道治五常周公與堯舜合符瑞二世與桀紂同禍殃文王生於東夷大禹出於西羌世殊而地絶法合而度同故

聖賢與道合愚者與禍同懷德者應以福挾惡者報以凶德薄者位危去道者身亡萬世不易法古今同紀綱故良馬非獨騏驥利劍非惟干將美女非獨西施忠臣非惟呂望今有馬而無王良之御有劍而無砥礪之功有女而無芳澤之餙有士而不遭文王道術蓄積而不舒美玉韞匱而深藏故懷道者須世抱璞者待工道為智者說音悅馬為御者良賢為聖者用辯為智者通書為曉者傳事為見者明故制事者因其則服藥者因其良書不必起仲尼之門藥不出扁鵲之方合之者善可以為法因世而權行故性藏於人則氣達於天纖微浩大下學上達事以類相從聲以音相應道唱而德和去声仁立而義興王者行之於

朝匹夫行之於田治末者調其本端影者正其形養其根者則枝葉茂志氣調者則道冲和也故求遠者不可失於近治影者不可忘其容上明而下清君聖而臣忠或圖遠而失近或道塞而路窮季孫貪顓臾之地而變起於蕭墻之内夫進取者不可不顧難謀事者不可不盡忠故刑立則德散佞用則忠亡詩云式訛爾心以蓄萬邦言一心化天下而國治此之謂也

輔政

夫居高者自處不可以不安履危者任杖不可以不固自處不安則墜任杖不固則仆是以聖人居高處上則以仁義爲巢乘危履傾則以賢聖爲杖故高而不墜危而不仆

昔堯以仁義爲巢舜以禹稷契爲枎故高而益安動而益固然處高之安乘克讓之敬德配天地光被四表功垂於無窮名傳於不朽蓋自處得其巢任枎得其材也秦以刑罰爲巢故有覆巢破卵之患以趙高李斯爲枎故有傾仆跌覆之禍何哉非所任也故枎聖者帝枎賢者王枎仁者覇枎義者彊枎讒者滅枎賊者亡故懷剛者久而跌持柔者久而長躁疾者爲厥速遲重者爲常存尚勇者爲悔近温厚者行寬舒懷促急者必有所虧柔懦者制剛彊小慧者不可以禦大小辯者不可以說衆商賈巧爲販賣之利而屈爲忠良邪臣好爲詐僞自媚飾非而不能爲公方藏其端巧逃其事功故智者之所短不如愚者之所長文公

種米曾子駕羊相士不熟信邪失方相士猶言觀人夫人非相知之素鮮不爲流言所移者種米駕羊之誤且得以累智士矣察察者有所不見恢恢者何所不容朴質者近忠便巧者近亡君子遠熒熒之色放錚錚之聲絕恬美之味疎嗌嘔之情天道以大制小以重顛輕以小制大亂度千貞讒夫似賢美言似信聽之者惑觀之者冥故蘇秦尊於諸侯商鞅顯於西秦世無賢知之君孰能別其形故堯放驩兜仲尼誅少正卯甘言之所嘉缺一字不爲之傾惟堯知其實仲尼見其情故干聖王者誅過賢君者刑遭凡王者貴觸亂世者榮鄭儋亡齊而歸魯齊有九合之名而魯有乾時之耻魯莊公九年秋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夫據千乘之國而信讒佞之計未有不亡者也故詩云讒人罔極

交亂四國衆邪合黨以回人君邦危民亡不亦宜乎

無爲

夫道莫大於無爲行莫大於謹敬何以言之昔虞舜治天下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寂若無治國之意漠若無憂民之心然天下治周公制作禮樂郊天地望山川師旅不設刑格法懸而四海之内奉供來臻越裳之君重譯來朝故無爲也乃無爲也秦始皇帝設爲車裂之誅以歛姦邪築長城於戎境以備胡越征大吞小威震天下將帥横行以服外國蒙恬討亂於外李斯治法於内事逾煩天下逾亂法逾滋而姦逾熾兵馬益設而敵人逾多秦非不欲爲治然失之者乃舉措暴衆而用刑大極故也是以君子尚

寛舒以苞身行中和以統遠民畏其威而從其化懷其德
而歸其境美其治而不敢違其政民不罰而畏罪不賞而
歡悅漸漬於道德被服於中和之所致也夫法令者所以
誅惡非所以勸善故曾閔之孝夷齊之廉豈畏死而爲之
哉教化之所致也故曰堯舜之民可比屋而封桀紂之民
可比屋而誅者教化使然也故近河之地濕近山之土燥
以類相及也故山川出雲雨丘阜生缺一字氣四瀆東流百
川無不從小者從大少者從多夫王者之都南面之君百
姓之所取法缺二字舉措動作不可失法則也昔者周襄王
不能事後母出居於鄭而下多叛其親秦始皇驕奢靡麗
好作高臺榭廣宮室則天下豪富制屋宅者莫不放之設

房闥備廐庫繕雕琢刻畫之好愽玄黃琦瑋之色以亂制度齊桓公好婦人之色妻姑姊妹而國中多淫於骨肉楚平王奢侈縱恣不能制下檢民以德增駕百馬而行欲令天下人饒財富利明不可及於是楚國逾奢君臣無別故上之化下猶風之靡草也王者尚武於朝農夫繕甲於田故君之御下民奢侈者則應之以儉驕淫者則統之以理未有上仁而下殘上義而下爭者也孔子曰移風易俗豈家至之哉先之於身而已矣

辯惑

夫舉事者或爲善而不稱善或不善而稱善者何視之者謬而論之者誤也故行或合於世或順於耳斯乃阿上之

意從上之旨操直而乖方懷曲而合邪因其剛柔之勢爲作縱横之術故無忤逆之言無不合之義者昔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蓋損上而歸之於下則忤於耳而不合於意遂逆而不用也此所謂正其行而不苟合於世也有若豈不知阿哀公之意爲益國之義哉夫君子直道而行知必屈辱而不避也故行不敢苟合言不爲苟容雖無功於世而名足稱也雖言不用於國家而舉措之言可法也故殊於世俗則身孤於士衆夫邪曲之相銜枉橈之相借缺一字直故不得容其間諂佞之相扶讒口之相譽無高而不可上無深而不可往者何以黨輩衆多而辭語諧合夫衆口之毀譽浮石沉木群邪

所抑以直爲曲視之不察以白爲黑夫曲直之異形白黑之異色乃天下之易見也然自謬也或不能分明其是非者衆邪誤之矣至如秦二世之時趙高駕鹿而從行王曰丞相何爲駕鹿高曰馬也王曰丞相誤也以鹿爲馬高曰陛下以臣言不然願問羣臣臣半言鹿半言馬當此之時秦王不能自信其目而從邪臣之說夫馬鹿之異形衆人所知也然不能令別是非也况於闇昧之事乎易曰二人同心其義斷金群黨合意以傾一君孰不移哉昔人有與曾子同姓亦名參有人告其母參殺人母織如故有人復來告如是者三曾子母乃投杼踰垣而去曾子之母非不知子不殺人也言之者衆夫流言之並至雖真聖不敢自

安兒凡人乎魯定公之時與齊侯會于夾谷孔子行相事兩君升壇兩相處下而相欲揖君臣之禮濟濟備焉齊人鼓譟而起欲執魯公孔子歷階而上不盡一等而立謂齊侯曰兩君合好以禮相率以樂相化臣聞嘉樂不野合犧象之薦不下堂夷狄之民何求爲命司馬請止之定公曰諾齊侯逡巡而避席曰寡人之過退而自責大夫罷會齊人使優倡儛於魯公之幕下傲戲欲候魯君之隙以執定公孔子歎曰君辱臣當死使司馬行法斬焉首足異河而出於是齊人懼然而恐君臣易操不安其故行乃歸魯四邑之侵地終無乘魯之心隣（缺一字）振動人懷嚮魯之意彊國驕君莫不恐懼邪臣佞人變行易慮天下之政（缺二字）而

折中而定公拘三家陷於衆口不能卒用孔子者内無獨見之明外惑邪臣之黨以弱其國而亡其身權歸於三家邑土單於彊齊也單盡夫用人若彼失人若此然定公不覺悟信季孫之計背貞臣之策以獲拘弱之名而喪丘山之功不亦惑乎故邪臣之蔽賢猶浮雲之障日月也非得神靈之化罷雲霽翳令歸山海然後乃得覩其光明暴天下之濡濕照四方之晦冥今上無明王聖主下無貞正諸侯誅鉏姦臣賊子之黨解釋凝滯紕繆之結然後忠良方直之人則得容於世而施於政故孔子遭君暗臣亂衆邪在位政道隔於王家仁義閉於公門故作公丘之歌傷無權力於世大化絶而不通道德施而不用故曰無如之何者

吾未如之何也已矣夫言道因權而立德因勢而行不在其位者則無以齊其政不操其柄者則無以制其剛詩云有斧有柯言何以治之也

慎微

夫建大功於天下者必先脩於閨門之內垂大名於萬世者必先行之於纖微之事是以伊尹負鼎屈於有莘之野脩達德於草廬之下躬執農夫之作意懷帝王之道身在衡門之裏志圖八極之表故釋負鼎之志爲天子之佐克夏立商誅逆征暴除天下之患辟殘賊之類然後海內治百姓寧曾子孝於父母昏定晨省調寒溫適輕重勉之於糜粥之間行之於衽席之上而德美重於後世此二者脩

之於內著之於外行之於小顯之於大顏回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之中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禮以行之孫以出之夫力學而誦詩書凡人所能爲也若欲移江河動太山故人力所不能也如調心在巳在察也背惡向善不貪於己不苟於利分財取寬服事取勞此天下易知之道易行之事也豈有難哉若造父之御馬羿之用弩則所謂難也君子不以其難爲之也故不知以爲善也絕氣力尚德也夫目不能別黑白耳不能別清濁口不能言善惡則所謂不能也故設道者易見曉聽以通凡人之心而達不能之行道者人之所行也夫大道履之而行則無不能故謂之道孔子曰道之不行也言人不能行之故謂顏淵曰用

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言顏淵道施於世而莫之用猶人不能懷仁行義分别纖微忖度天地乃苦身勞形入深山求神仙弃二親捐骨肉絶五穀廢詩書背天地之寶求不死之道非所以通世防非者也若湯武之君伊吕之臣因天時而行罰順陰陽而運動上瞻天文下察人心以寡服衆以弱制彊革車三百甲卒三千征敵破衆以報大讐討逆亂之君絶煩濁之原天下和平家給人足疋夫行仁商賈行信齊天地致鬼神河出圖洛出書因是之道寄之天地之間豈非古之所謂得道者哉夫播布革亂毛髪登高山食木實視之無優游之容聽之無仁義之辭忽忽若狂癡推之不往引之不來當世不蒙其功後代

不見其才君傾而不扶國危而不持寂寞而無鄰靜言而獨寐可謂避世非謂懷道者也故殺身以避難則非計也懷道而避世則不忠也是以君子居亂世則合道德採微善絕纖惡脩父子之禮以及君臣之序乃天地之通道聖人之所不失也故隱之則為道布之則為文詩在心為志出口為辭矯以雅僻砥礪鈍才雕琢文彩抑定狐疑通塞理順分別然否而情得以利而性得以治緜緜漠漠以道制之察之無兆遁之恢恢不見其行不覩其仁湛然未悟久之乃殊論思天地動應樞機俯仰進退與道為俱藏之於身優游待時故道無廢而不興器無毀而不治孔子曰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言德行而其下順之矣

資質

質美者以通爲貴才良者以顯爲能何以言之夫楩柟豫章天下之名木生於深山之中產於溪谷之傍立則爲太山衆木之宗仆則爲萬世之用浮於山水之流出於冥冥之野因江河之道而達於京師之下因於斧斤之功舒其文彩之好精捍直理密緻博通虫蝎不能穿水濕不能傷在高柔軟入地堅彊無膏澤而光潤生不刻畫而文章成上爲帝王之御物下則賜公卿庶賤不得以備器械閉絶以關梁及隘於山阪之阻隔於九坑之隄仆於嵬崔之山頓於窅冥之溪樹蒙蘢蔓延而無間石崔嵬嶄嵒而不開廣者無舟車之通狹者無步擔之蹊商賈所不至工匠所

不窺知者所不見見者所不知功棄而德亡腐朽而枯傷轉於百仞之壑惕然而獨彊當斯之時不如道傍之枯楊纍纍佶屈委曲不同然生於大都之廣地近於大匠之名工則材器制斷規矩度量堅者補朽短者續長大者治鐏小者治觴飾以丹漆斁以明光上備大牢春秋禮庠褒以文彩立禮矜莊冠帶正容對酒行觴卿士列位布陳宮堂望之者目眩近之者鼻芳故事閑之則絕次之則通抑之則沉興之則揚處地梗梓賤於枯揚德美非不相絕也才力非不相懸也彼則槁枯而遠棄此則爲宗廟之器者通與不通亦如是也夫窮澤之民據犂嗝報之士或懷不羈之才身有堯舜禹臯之美綱紀存乎身萬世之術藏於心

然身不用於世者缺二字之通故也夫公卿之子弟貴戚之黨交雖無過人之才然在尊重之位者輔助者彊飾之者巧靡不逹也昔扁鵲居宋得罪於宋君出亡之衛衛人有病將死者扁鵲至其家欲為治之病者之父謂扁鵲曰吾子病甚篤將為迎良醫治非子所能治也退而不用乃使靈巫求福請命對扁鵲而呪病者卒死靈巫不能治也夫扁鵲天下之良醫而不能與靈巫爭用者知與不知也故事求遠而失近廣藏而狹棄斯之謂也昔宮之奇為虞公畫計欲辭晉獻公璧馬之賂而不假之夏陽之道豈非金石之計哉然虞公不聽者惑於珍怪之寶也鮑丘之德行非不高於李斯趙高也然伏隱於嵩廬之下而不録於世

利口之臣害之也凡人莫不知善之爲善惡之爲惡莫不知學問之有益於巳怠戲之無益於事也然而爲之者情欲放溢而人不能勝其志也人君莫不知求賢以自䡖近賢以自輔然賢聖或隱於田里而不預國家之事者乃觀聽之臣不明於下則閉塞之譏歸於君閉塞之譏歸於君則忠賢之士棄於野忠賢之士棄於野則佞臣之黨存於朝佞臣之黨存於朝則下不忠於君下不忠於君則上不明於下上不明於下是故天下所以傾覆也

至德

夫欲建國彊威辟地服遠者辟與闢同必得之於民欲立功興譽垂名流光顯榮華者必取之於身故據萬乘之國持百

姓之命苞山澤之饒主士衆之力而功不在於身名不顯
於世者乃統理之非也天地之性萬物之類懷道者衆歸
之（襃豐也）恃形者民畏之歸之則附其側畏之則去其域故
設刑者不厭輕爲德者不厭重行罰者不患薄布賞者不
患厚所以親近而致疎遠也夫刑重者則身勞事衆者則
心煩心煩者則刑罰縱横而無所立身勞者則百端迴邪
而無所就是以君子之爲治也塊然若無事寂然若無聲
官府若無吏亭落若無民閭里不訟于巷老幼不愁於庭
近者無所議遠者無所聽郵驛無夜行之吏鄉閭無夜名
之征犬不夜吠烏不夜鳴老者息於堂丁壯者耕耘於田
在朝者忠於君在家者孝於親於是賞善罰惡而潤色之

與辟雍庠序而教誨之然後賢愚異議廉鄙異科長幼異節上下有差彊弱相扶大小相懷尊卑相承鴈行相隨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豈恃堅甲利兵深刑刻法朝夕切切而後行哉昔晉厲齊莊楚靈宋襄秉大國之權仗衆民之威軍師横出陵轢諸侯外驕敵國内克百姓隣國之讐結於外臣下之怨積於内而欲建金石之功終傳不絶之世豈不難哉故宋襄死於泓水之戰三君弑於臣子之手皆輕用師而尚威力以至於斯故春秋重而書之嗟嘆而傷之是三君皆彊其盛而失國急其刑而自賊斯乃去事之戒來事之師也

懷慮

懷異慮者不可以立計持兩端者不可以定威故治外者必調內平遠者必正近綱缺一字天下勞神八極者則憂不存於家養氣治性思通精神延壽命者則志不缺一字於外據土子民治國治衆者不可以圖利治產業則教化不行而政令不從蘇秦張儀身尊於位名顯於世相六國事六君威振山東橫說諸侯國異辭人異意欲合弱而制彊持橫而御縱內無堅計身無定名功業不平中道而廢身死於凡人之手為天下所笑者乃由辭語不一而情欲放佚故也故管仲相桓公詘節事君專心一意身無境外之交心無敧斜之慮正其國而制天下尊其君而屈諸侯權行於海內化流於諸夏失道者誅秉義者顯舉一事而天下

從出一故而諸侯靡故聖人執一政以繩百姓持一槩以等萬民所以同一治而明一統也故天一以大成數人一以缺一字成倫楚靈王居千里之地享百邑之國不先仁義而尚道德懷奇伎缺四字陰陽合物怯作乾谿之臺立百仞之高欲登浮雲窺天文然身死於棄缺三字魯莊公據中土之地承聖人之後不脩周公之業繼先人之體尚權杖威有萬人之力懷兼人之彊不能存立子糾國侵地奪以洙泗為境夫世人不學詩書行仁義缺一字聖人之道極經藝之深乃論不驗之語學不然之事圖天地之形說災變之異缺二字王之法異聖人之意惑學者之心移衆人之志指天畫地是非世事動人以邪變驚人以奇怪聽之者若神

視之者如異然猶不可以濟於厄而度其身或觸罪缺二字法不免於辜戮故事不生於法度道不本於天地可言而不可行也可聽而不可傳也可缺一字翫而不可大用也故物之所可非道之所宜道之所宜非物之所可是以制事者不可缺一字設道者不可通目以精明耳以主聽口以別味鼻以聞芳手以之持足以之行各受一性不得兩兼兼則心惑二路者行窮正心一堅久而不忘在上不逸爲下不傷執一統物雖寡必衆心佚情散雖高必崩氣泄生疾壽命不長顛倒無端大道不行故氣感之符淸潔明光情素之表恬暢和良調密者固安靜者祥志定心平血氣乃彊秉政圖缺一字兩失其中方戰士不耕朝士不商邪不奸

直圓不亂方遠戾相錯撥剌難匡故欲理之君閉利門積德之家必無災殃利絶而道著武讓而德興斯乃持久之道常行之法也

本行

缺三字德爲上行以仁義爲本故尊於位而無德者黜富於財而無義者刑賤而好德者尊貧而有義者榮段干木徒步之士脩德行道魏文侯過其閭而軾之夫子陳蔡之厄豆飯菜羹不足以接餒二三子布弊縕袍不足以避寒倥傯屈厄自處甚矣然而夫子當於道二三子近於義自布衣之士上缺一字天子下齊庶民而累其身而匡上也及閔周室之衰微禮義之不行也厄挫頓仆歷說諸侯欲匡帝

王之道反天下之政身無其位而世無其主周流天下無所合意大道隱而不舒羽翼摧而不申自缺二字深授其化以厚終始追治去事以正來世案紀圖録以知性命表定六藝以缺三字善惡不相干貴賤不相侮彊弱不相凌賢與不肖不得相踰科第相序爲萬缺三字而不絶功傳而不衰詩書禮樂爲得其所乃天道之所立大義之所行也豈以缺三字威邪夫人之好色非脂粉所能飾大怒之威非氣力所能行也聖人乘天威合天氣承天功象天容而不與爲功豈不難哉夫酒池可以泛舟糟丘可以望遠豈貧於財哉統四海之權主九州之衆豈弱於力哉然功不能自存威不能自守非爲貧弱乃道德不存乎身仁義不加於天

下也故察於財而昬於道者衆之所謀也果於力而寡於義者兵之所圖也故君子篤於義而薄於利敏於事而愼於言所（缺三字）功德也故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夫身帶璧王庸環珮服府藏珍（缺四字）酌含銀刻鏤可以夸小人非所以厚於已而濟於事也高臺百仞金（缺四字）簫雕飾所以疲百姓之力非所以扶弱存亡者也故聖人卑宮室而高道德（缺二字）服而謹仁義不損其行以增其容不虧其德以飾其身國不興無事之功家不藏無用之器所以稀力役而省貢獻也璧王珠璣不御於上然玩好之物棄於下雕刻緕畫不納於君（緕音爭讀）則淫伎曲巧絕於民夫釋農桑之事入山海採珠璣求瑶琨探沙谷（缺一字）瑇瑁搏犀象

消筋力散布泉以極耳目之好以快淫邪之心豈不謬哉
未見先道而後利近德而遠色者也

明誠

君親於政可以及遠臣篤於信可以致大何以言之湯以
七十里之封而升帝王之位周公以（缺四字）比德於五帝斯
乃口出善言身行善道之所致也安危之效吉凶之徵一
出於身（缺二字）之道成敗之驗一起於行堯舜不易日月而
興桀紂不易星辰而亡天道不改而人道易也夫持天地
之政操四海之綱（缺二字）不可以失度動作不可以離道謬
誤出於口則亂及萬里之外況刑及無罪於獄而殺及無
辜於市乎故世衰道亡非天之所爲也乃國君者有所取

之也惡政生於惡氣惡氣生於災異蝮虫之類隨氣而生虹蜺之屬因政而見治道失於下則天文度於上惡政流於民則虫災生於地賢君智則知隨變而改緣類而試思之於字缺三變聖人之理思及昆虫澤及草木乘天氣而生隨寒暑而動者莫不延頸而望治傾耳而聽化聖人察物無所遺失上及日月星辰下至鳥獸草木昆虫字缺二鷁之退飛治五石之所隕所以不失纖微至于鸜鵒來冬多麋言鳥獸之類字缺三也十有二月李梅實十月殞霜不煞菽言寒暑之氣失其節也鳥獸草木尚欲各得其所綱之以法紀之以數而況於人乎聖人承天之明正日月之行錄星辰之度因天地之利等高下之宜設山川之便平四海

分九州同好惡一風俗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天出善道聖人得之言御占圖曆之變下衰風化之失以匡衰盛紀物定世後無不可行之政無不可治之民故曰則天之明因地之利觀天之化推演於萬事之類散見於彌漫之間調之以寒暑之節養之以四時之氣同之以風雨之化故絶國異俗莫不知缺三字樂則歌哀則哭蓋聖人之教所齊一也夫善道存於身無遠而不至惡行著於己無遠而不去周公躬行禮義郊祀后稷越裳奉貢重譯而臻麟鳳草木緣化而應殷紂缺三字微子棄骨肉而亡行善則鳥獸悅行惡則臣子恐是以明者致遠鄙者可以近故春秋書衛侯之弟鱄出奔晉書鱄絶當作拋骨肉之親棄大夫

之位越先人之境附他人之域窮涉寒飢織履而食不明之効也

思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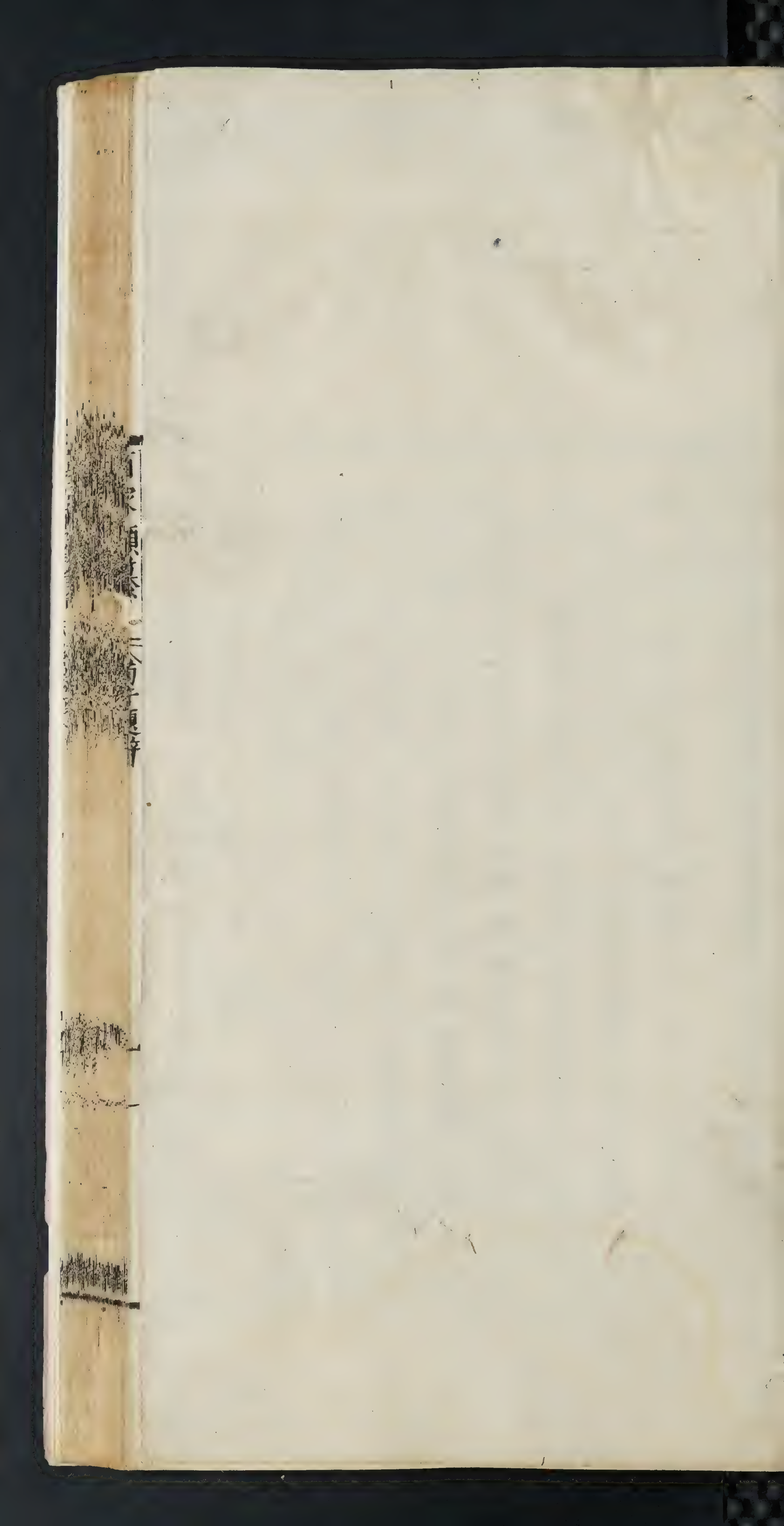
夫長於變者不可窮以詐通於道者不可驚以怪審於辭者不可惑以言達於義者不可動以利是以君子廣思而博聽進退循法動作合度聞見欲衆而采擇欲謹學問欲（缺四字）欲敦見邪乃知其直觀花乃知其實目不淫炫燿之色耳不亂阿亂之聲語之以晉楚之富而志不回談之以喬松之壽而行不易然後能一其道而定其操（缺六字）功凡人則不然目放於富貴之榮耳亂於不死之道故多棄其所長而求其所短得其所亡而失其所有是以吳王夫差

知度艾陵之可勝而不悟勾踐將以破凶也故缺二字或見一利而喪萬機求一福而致萬禍夫學者通於神靈之變化曉於天地之開闔缺三字弛張性命之長短富貴之所在貧賤之所亡則手足不勞而耳目不亂思慮不謬計策不誤上決是非於天文其次定狐疑於世務興起有所據轉移有所守故道缺五字事可法也昔舜禹因盛而治世孔子承衰而作功聖人不空出賢者不虛生缺六字而歸於善斯乃天地之法而制其事則世之便而設其義故聖人不必同道缺六字好者不必同色而皆美醜者不必同狀而皆惡天地之數斯命之象也缺八字八宿並列各有所主萬端異路千法異形聖人因其勢而調之使小大不得相犯方員

不得相干分之以度紀之以節星不晝見日不夜照雷不冬發霜不夏降臣不凌君則陰不侵陽盛夏不暑隆冬不霜黑氣苞日彗星揚光虹蜺冬見蟄虫夏藏熒惑亂宿衆星失行音抗聖人因天變而正其失理其端而正其本堯承蚩尤之失而思欽缺三字君子見惡於外則知變於內桀紂不道則湯武不仁才惑於衆非者而改之於缺七字亂之於朝廷而臣大治之於閨門是以接輿老萊所以避世於窮缺五字而遂其尊也君子行之於幽閒小人厲之於士衆老子曰上德不德缺六字虛也夫口誦聖人之言身學賢者之行久而不弊勞而不廢雖未為君缺六字已孔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聖人

之道而行之於世雖非堯舜之君則亦堯舜也今之爲君者則不然治不法乎堯舜而曰今之世不可以道德治也爲臣者不師稷契周公之政則曰今之民不可以禮義化也爲子者不執曾閔之賢朝夕不休盡節不倦則曰家人不敦也學者無缺四字盡夜不懈循禮而動則曰世所不行也自人君至於庶人未有法聖人缺五字爲善者寡爲惡者衆易曰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戶闃其無人治之耳故仁者在位而仁人來義士在朝而義士至是以墨子之門多缺二字聖賢之門多道德文武之朝多賢良秦王之庭多不祥故善者必有所因而至惡者必有所因而來善惡不空出禍福不妄作惟心之所何志之所行而已

陸賈新語卷終





荀子題辭

趙人荀況撰按史記荀卿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著數萬言卿以齊襄王時游稷下距孟子至齊五十年矣於列大夫三爲祭酒去之楚春申君以爲蘭陵令以讒去之趙復反乎楚家蘭陵以終唐韓愈氏謂其辭多合孔子在軻雄之間今觀其書以性爲惡以禮爲僞非諫諍傲災祥尚强覇之道論學術則以子思孟軻爲飾邪說文姦言與墨翟惠施同詆焉論人物則以平原信陵爲輔拂與伊尹比干同稱焉戾於聖人之旨者多矣意其爲人蓋才甚高而不見道者也才高故言或有合於孔氏由不見道故極言性惡與孟軻氏背學者其亦務知道

戕今削其辭之離叛者附於纂固君子之所樂取也

荀子題辭畢

百家類纂卷之四

儒家類　荀子

勸學篇

君子曰學不可以已青出之藍而青於藍冰水爲之而寒於水木直中繩輮以爲輪其曲中規雖有槁暴不復挺者輮使之然也故木受繩則直金就礪則利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已則知明而行無過矣故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臨深谿不知地之厚也不聞先王之遺言不知學問之大也于越夷貊之子生而同聲長而異俗教使之然也吾嘗終日而思矣不如須臾之所學也吾嘗跂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見也登高而招臂非加長也而見者遠順風

而呼聲非加疾也而聞者彰假輿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檝者非能水也而絶江河君子生非異也善假於物也南方有鳥焉名曰蒙鳩以羽爲巢而編之以髮繫之葦苕風至苕折卵破子死巢非不完也所繫者然也西方有木焉名曰射干莖長四寸生於高山之上而臨百仞之淵木莖非能長也所立者然也蓬生麻中不扶而直蘭槐之根是爲芷其漸之滫君子不近庶人不服其質非不美也所漸者然也故君子居必擇鄉遊必就士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

物類之起必有所始榮辱之來必象其德肉腐出蟲魚枯生蠹怠慢忘身禍災乃作彊自取柱柔自取束邪穢在身

然之所搆施薪若一火就燥也平地若一水就濕也草木
疇生禽獸羣焉物各從其類焉是故質的張而弓矢至焉
林木茂而斧斤至焉樹成蔭而衆鳥息焉醯酸而蜹聚焉
故言有召禍也行有招辱也君子其慎所立乎積土成山
風雨興焉積水成淵蛟龍生焉積善成德而神明自得聖
心循焉故不積蹞跬步無以至千里不積小流無以成江
河騏驥一躍不能十步駑馬十駕功在不舍鍥刻也而舍
之朽木不折鍥而不舍金石可鏤螾無爪牙之利筋骨之
彊上食埃土下飲黃泉用心一也蟹六跪而二螯非蛇蟺
之穴無所寄託者用心躁也是故無冥冥之志者無昭昭
之明無惛惛之事者無赫赫之功行衢道者不至事兩君

者不容目不兩視而明耳不兩聽而聰螣蛇無足而飛梧鼯鼠五技而窮詩曰鳲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故君子結於一也

昔者瓠巴鼓瑟而流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故聲無小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形玉在山而木潤淵生珠而崖不枯爲善不積邪安有不聞者乎學惡乎始惡乎終曰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其義則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眞積力久則入學至乎沒而後止也故學數有終若其義則不可須臾舍也爲之人也舍之禽獸也故書者政事之紀也詩者中聲之所止也禮者法之大分類之綱紀也故學至乎禮而止矣夫是之謂道德之極禮之敬文也樂之

中和也詩書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間者畢矣君子之學也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端而言蝡而動一可以爲法則小人之學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閒則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軀哉

將原先王本仁義則禮正其經緯蹊徑也若挈裘領詘五指而頓之順者不可勝數也不道禮憲以詩書爲之譬之猶以指測河也猶以戈舂黍也猶以錐飡壺也不可以得之矣故隆禮雖未明法士也不隆禮雖察辨散儒也

百發一失不足謂善射千里蹞步不至不足謂善御倫類不通仁義不一不足謂善學學也者固學一之也一出焉一入焉塗巷之人也其善者少不善者多桀紂盜跖也全

之盡之然後學者也君子知夫不全不粹不足以爲美也故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爲其人以處之除其害者以持養之使目非是無欲見也使耳非是無欲聞也使口非是無欲言也使心非是無欲慮也及至其致好之也目好之五色耳好之五聲口好之五味心利之有天下是故權利不能傾也羣衆不能移也天下不能蕩也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夫是之謂德操德操然後能定能定然後能應能定能應夫是之謂成人天見其明地見其光君子貴其全也

脩身篇

見善脩然必以自存也見不善愀然必以自省也善在身介然必以自好也不善在身也菑然必以自惡也故非我

而當者吾師也是我而當者吾友也諂諛我者吾賊也故君子隆師而親友以致惡其賊好善無猒受諫而能誡雖欲無進得乎哉小人反是致亂而惡人之非己也致不肖而欲人之賢己也心如虎狼行如禽獸而又惡人之賊己也諂諛者親諫諍者疏脩正為笑至忠為賊雖欲無滅亡得乎哉

以善先人者謂之教以善和人者謂之順以不善先人者謂之諂以不善和人者謂之諛是是非非謂之智非是是非謂之愚傷良曰讒害良曰賊是謂是非謂非曰直竊貨曰盜匿行曰詐易言曰誕趣舍無定謂之無常保利棄義謂之至賊多聞曰博少聞曰淺多見曰閑少見曰陋難進

曰偍易忘曰漏少而理曰治多而亂曰秏

治氣養心之術血氣剛彊則柔之以調和知慮漸深則一之以易良勇膽猛戾則輔之以道順齊給便利則節之以動止狹隘褊小則廓之以廣大卑濕重遲貪利則抗之以高志庸衆駑散則刦之以師友怠慢僄棄則炤之以灾禍愚款端慤則合之以禮樂通之以思索凡治氣養心之術莫徑於由禮莫要於得師莫神一好夫是之謂治氣養心之術也

志意脩則驕富貴矣道義重則輕王公矣內省則外輕矣傳曰君子役物小人役於物此之謂也身勞而心安爲之利少而義多爲之事亂君而通不如事窮君而順焉故良

農不爲水旱不耕良賈不爲折閱不市士君子不爲貧窮怠乎道

蹞步不休跛鼈千里累土不輟丘山崇成猒其源開其瀆江河可竭一進一退一左一右六驥不致彼人之才性之相懸也豈若跛鼈之與六驥足哉然而跛鼈致之六驥不致是無他故焉或爲之或不爲之耳道雖邇不行不至事雖小不爲不成其爲人也多暇日者其出入不遠矣

禮者所以正身也師者所以正禮也無禮何以正身無師吾安知禮之爲是也禮然而然則是情安禮也師云而云則是知若師也情安禮知若師則是聖人也

君子之求利也畧其遠思也早其避辱也懼其行道理也

勇君子貧窮而志廣富貴而體恭安燕而血氣不惰勞勸而容貌不枯怒不過奪喜不過予君子貧窮而志廣隆仁也富貴而體恭殺勢也安燕而血氣不惰柬理也勞勸而容貌不枯好交也怒不過奪喜不過予法勝私也書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此言君子之能以公義勝私欲也

不苟篇

君子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察名不貴苟傳唯其當之爲貴負石而赴河是行之難爲者也而申徒狄能之然而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山淵平天地比齊秦襲入乎耳出乎口鉤有須卵有毛是說之難持者也而惠施鄧析能

精之然而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盜跖吟口名聲若日月與舜禹俱傳而不息然而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故君子行不貴苟難唯其當之為貴

君子易知而難狎易懼而難脅畏患而不避義死欲利而不為所非交親而不比言辯而不辭蕩蕩乎其有以殊於世也君子寬而不僈廉而不劌辯而不爭察而不激寡立而不求勝堅彊而不暴柔從而不流恭敬謹慎而容夫是之謂至文詩曰溫溫恭人維德之基此之謂矣君子崇人之德揚人之善非諂諛也正義直指舉人之過非毀疵也言己之光美擬於舜禹參於天地非夸誕也與時屈伸柔從若蒲葦非懾怯也剛彊猛毅靡所不信非驕暴也以義

變應知當曲直故也詩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此言君子之能以義屈伸變應也

君子絜其辯而同焉者合矣善其言而類焉者應矣故馬鳴而馬應之非知也其勢然也故新浴者振其衣新沐者彈其冠人之情也其誰能以己之僬僬受人之掝掝當爲惑者哉

天不言而人推高焉地不言而人推厚焉四時不言而百姓期焉夫此有常以至其誠者也君子至德嘿然而喻未施而親不怒而威夫此順命以慎其獨者也天地爲大矣不誠則不能化萬物聖人爲至矣不誠則不能化萬民父子爲親矣不誠則疏君上爲尊矣不誠則卑夫誠者君子

之所守而政事之本也

君子位尊而志恭心小而道大所聽視者近而所聞見者遠是何邪則操術然也故千人萬人之情一人之情是也天地始者今日是也百王之道後王是也君子審後王之道而論於百王之前若端拜而議推禮義之統分是非之分總天下之要治海內之衆若使一人故操彌約而事彌大五寸之矩盡天下之方故君子不下堂而海內之情舉積此者則操術然也

公生明偏生闇端慤生通詐僞生塞誠信生神夸誕生惑此六生者君子慎之而禹桀所以分也

榮辱篇

憍泄者人之殃也恭儉者偋却也五六也雖有戈矛之刺不如恭儉之利也故與人善言煖於布帛傷人之言深於矛戟故薄薄之地不得履之非地不安也危足無所履者凡在言也巨塗則讓小塗則殆雖欲不謹若云不使快快而亡者怒也察察而殘者忮也博而窮者訾也清之而俞濁者口也豢之而俞瘠者交也辯而不說者爭也直立而不見知者勝也廉而不見貴者劌也勇而不見憚者貪也信而不見敬者好剸行也此小人之所務而君子之所不爲也

凡鬭者必自以爲是而以人爲非也已誠是也人誠非也則是已君子而人小人也以君子與小人相賊害

也憂以忘身內以忘親上以忘君豈不過甚矣哉是人也所謂以狐父之戈钃（刺也）牛矢也將以爲智邪則愚莫大焉將以爲利邪則害莫大焉將以爲榮邪則辱莫大焉將以爲安邪則危莫大焉人之有鬬何哉

自知者不怨人知命者不怨天怨人者窮怨天者無志失之己反之人豈不亦迂哉榮辱之大分安危利害之常體先義而後利者榮先利而後義者辱榮者常通辱者常窮通者常制人窮者常制於人是榮辱之大分也材慤者常安利蕩悍者常危害安利者常樂易危害者常憂險樂易者常壽長憂險者常夭折是安危利害之常體也

凡人有所一同饑而欲食寒而欲衣勞而欲息好利而惡

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無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目辨白黑美惡耳辨音聲清濁口辨鹹酸甘苦鼻辨芬芳腥臊骨體膚理辨寒暑疾養是又人之所常生而有也是無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可以為堯舜可以為桀跖可以為工匠可以為農賈在勢注錯習俗之所積耳是又人之所生而有也是無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為堯禹則常安榮為桀跖則常危辱為堯禹則常愉佚為工匠農賈則常煩勞然而人力為此而寡為彼何也曰陋也

短綆不可以汲深井之泉知不幾者不可與及聖人之言夫詩書禮樂之分固非庸人之所知也故曰一之而可載

也有之而可久也廣之而可通也慮之而可安也反鉛察之而俞可好也以治情則利以爲名則榮以羣則和以獨則足樂意者其是邪

非相篇

相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古者有姑布子卿今之世梁有唐舉相人之形狀顏色而知其吉凶妖祥世俗稱之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故相形不如論心論心不如擇術形不勝心心不勝術術正而心順之則形相雖惡而心術善無害爲君子也形相雖善而心術惡無害爲小人也君子之謂吉小人之謂凶故長短小大善惡形相非吉凶也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蓋帝堯長帝舜短文王

長周公短仲尼長子弓短昔者衛靈公有臣曰公孫呂身長七尺面長三尺焉廣三寸鼻目耳具而名動天下楚之孫叔敖期思之鄙人也突秃長左軒較之下而以楚霸葉公子高微小短瘠行若將不勝其衣然白公之亂也令尹子西司馬子期皆死焉葉公子高入據楚誅白公定楚國如反手耳仁義功名善於後世故事不揣長不揳大不權輕重亦將志乎耳長短小大美惡形相豈論也哉且徐偃王之狀目可瞻馬仲尼之狀面如蒙倛周公之狀身如斷菑皐陶之狀色如削瓜閎夭之狀面無見膚傅說之狀身如植鰭伊尹之狀面無須麋禹跳湯偏堯舜參牟子從者將論志意比類文學邪直將差長短辨美惡而相欺傲邪

古者桀紂長巨姣美天下之傑也筋力越勁百人之敵也然身死國亡爲天下大僇後世言惡則必稽焉是非容貌之患也聞見之不衆論議之卑也今世俗之亂君鄉曲之儇子莫不美麗姚冶奇衣婦飾血氣態度擬於女子婦人莫不願得以爲夫處女莫不願得以爲士棄其親家而欲奔之者比肩並起然而中君羞以爲臣中父羞以爲子中兄羞以爲弟中人羞以爲友俄則束乎有司戮乎大市莫不呼天啼哭苦傷其今而後悔其始是非容貌之患也聞見之不衆論議之卑耳然則從者將孰可也人有三不祥幼而不肯事長賤而不肯事貴不肖而不肯事賢是人之三不祥也人有三必窮爲上則不能愛下爲下則好非其

上是人之一必窮也鄉則不若順也背則謾之是人之二必窮也知行淺薄曲直有以縣矣然而仁不能推知不能明是人之三必窮也人有此三數行者以爲上則必危爲下則必滅

欲觀聖王之跡則於其粲然者矣後王是也彼後王者天下之君也舍後王而道上古譬之是猶舍已之君而事人之君也故曰欲觀千歲則審今日欲知億萬則審一二欲知上世則審周道欲知周道則審其人所貴君子故曰以近知遠以一知萬以微知明此之謂也

凡人莫不好言其所善而君子爲甚故贈人以言重於金石珠玉觀人以言美於黼黻文章聽人之言樂於鐘鼓琴

瑟故君子之於言無猒鄙夫反是好其實不恤其文是以終身不免埤汙傭俗故易曰括囊無咎無譽腐儒之謂也

非十二子篇

今夫仁人將何務哉上則法舜禹之制下則法仲尼子弓之義（荀子學於孔子門人馯臂子弓）以務息十二子之說如是則天下之害除仁人之事畢聖王之跡著矣（它囂魏牟陳仲史鰌墨翟宋鈃慎到田駢惠施鄧析子思孟軻）信信信也疑疑亦信也貴賢仁也賤不肖亦仁也言而當知也默而當亦知也故知默猶知言也故多言而類聖人也少言而法君子也多少無法而湎流然雖辯小人也故勞力而不當民務謂之姦事勞知而不律先王謂之姦心辯說譬諭齊給便利而不順禮義謂之姦說此三

姦者聖王之所禁也知而險賊而神爲詐而巧言無用而
辯辯不惠而察治之大殃也行辟而堅飾非而好玩姦而
澤言辯而逆古之大禁也知而無法勇而無憚察辯而操
僻淫大而用之好姦而與衆利足而迷負石而墜是天下
之所棄也兼服天下之心高上尊貴不以驕人聰明聖智
不以窮人齊給速通不爭先人剛毅勇敢不以傷人不知
則問不能則學雖能必讓然後爲德遇君則脩臣下之義
遇鄉則脩長幼之義遇長則脩子弟之義遇友則修禮節
辭讓之義遇賤而少者則脩告導寬容之義故無不愛也
無不敬也無與人爭也恢然如天地之苞萬物如是則賢
者貴之不肖者親之如是而不服者則可謂訞怪狡猾之

人矣
古之所謂士仕者敦厚者也合羣者也樂富貴者也樂分
施者也遠罪過者也務事理者也羞獨富者也今之所謂
士仕者汗漫者也賊亂者也恣睢者也貪利者也觸抵者
也無禮義而唯權勢之嗜者也古之所謂處士者德盛者
也能靜者也脩正者也知命者也著是者也今之所謂處
士者無能而云能也無知而云知者也利心無足而佯無
欲者也行僞險穢而彊高言謹愨者也以不俗爲俗離蹤
而跂訾者也士君子之所不能爲君子能爲可貴不能使
人必貴已能爲可信不能使人必信已能爲可用不能使
人必用已故君子耻不脩不耻見汙耻不信不耻不見信

耻不能不耻不見用是以不誘於譽不恐於誹率道而行端然正己不爲物傾側夫是之謂誠君子詩云温温恭人維德之基此之謂也

仲尼篇

仲尼之門人五尺之豎子言羞稱乎五伯是何也曰然彼誠可羞稱也齊桓五伯之盛者也前事則殺兄而爭國內行則姑姊妹之不嫁者七人閨門之內般樂奢汰以齊之分奉之而不足外事則詐邾襲莒幷國三十五行事若是是其險汙淫汰也彼固曷足稱乎大君子之門哉若是而不亡乃霸何也曰於乎夫齊桓公有天下之大節焉夫孰能亡之倓然見管仲之能足以託國也是天下之大知也

安忘其怒出忘其讎遂立以爲仲父是天下之大决也立以爲仲父而貴戚莫之敢妬也與高國之位而本朝之臣莫之敢惡也與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距也貴賤長少莫不秩秩焉從桓公而貴敬之是天下之大節也諸侯有一節如是則莫之能亡也桓公兼此數節者而盡有之夫又何可亡也其霸也宜哉非幸也數也

天下之行術以事君則必通以爲仁則必聖立隆而勿貳也然後恭敬以先之忠信以統之慎謹以行之端愨以守之頓窮則疾力以申重之君雖不知無怨疾之心功雖甚大無伐德之色省求多功愛敬如不勸如是則常無不順矣以事君則必通以爲仁則必聖夫是之謂天下之行術

少事長賤事貴不肖事賢是天下之通義也有人也勢不在人上而羞爲人之下是姦人之心也志不免乎姦心行不免乎姦道而求有君子聖人之名辟之是猶伏而咶天救經而引其足也說不必行矣俞務而俞遠故君子時屈則屈時伸則伸

儒效篇

大儒之效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屬天下惡天下之倍周也履天下之籍聽天下之斷偃然如固有之而天下不稱貪焉殺管叔虛殷國而天下不稱戾焉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而天下不稱偏焉教誨開導成王使諭於道而能揜迹於文武周公歸周

反籍於成王而天下不輟事周然而周公北面而朝之天子也者不可以少當也不可以假爲也能則天下歸之不能則天下去之是以周公屛成王而及武王以屬天下惡天下之離周也成王冠成人周公歸周反籍焉明不滅主之義也周公有天下矣鄉有天下今無天下非擅也成王鄉無天下今有天下非奪也變勢次序節然也故以枝代主而非越也以弟誅兄而非暴也君臣易位而非不順也因天下之和遂文武之業明枝主之義仰易變化天下猒然猶一也非聖人莫之能爲夫是之謂大儒之效

仲尼將爲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愼氏出其妻愼潰氏踰境而徙魯之粥牛馬者不豫賈價必蚤正以待之者

也居於闕黨闕黨之子弟罔不必分有親者取多孝悌以化之也儒者在本朝則美政在其位則美俗儒之爲人效如是矣

君子之所謂賢者非能徧能人之所能之謂也君子之所謂知者非能徧知人之所知之謂也君子之所謂辯者非能徧辯人之所辯之謂也君子之所謂察者非能徧察人之所察之謂也有所正矣相高下視肥墝序五種君子不如農人相美惡辨貴賤君子不如賈人設規矩陳繩墨便備用君子不如工人不恤是非然不然之情以相薦撙以相耻怍君子不若惠施鄧析若夫謫商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使賢不肖皆得其位能不能皆得其官萬物得其宜

事變得其應慎墨不得進其談惠施鄧析不敢竄其察言
必當理事必當務是然後君子之所長也
我欲賤而貴愚而智貧而富可乎曰其唯學乎彼學者行
之曰士也敦慕焉君子也知之聖人也上爲聖人下爲士
君子孰禁我哉鄉也混然塗之人也俄而並乎堯禹豈不
賤而貴矣哉鄉也效門室之辨混然曾不能決也俄而原
仁義分是非圖廻天下於掌上而辯白黑豈不愚而知矣
哉鄉也胥靡之人俄而治天下之大器舉在此豈不貧而
富矣哉今有人於此屑然藏千鎰之寶雖行貸而食人謂
之富矣彼寶也者衣之不可衣也食之不可食也賣之不
可僂售也然而人謂之富何也豈不大富之器誠在此也

是杅杅于亦富人已豈不貧而富矣哉故君子無爵而貴無祿而富不言而信不怒而威窮處而榮獨居而樂豈不至尊至富至重至嚴之情舉積此哉故曰貴名不可以比周爭也不可以夸誕有也不可以勢重脅也必將誠此然後就也爭之則失讓之則至遵道則積夸誕則虛故君子務脩其內而讓之於外務積德於身而處之以遵道如是則貴名起之如日月天下應之如雷霆故曰君子隱而顯微而明辭讓而勝詩曰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此之謂也

脩百王之法若辨白黑應當時之變若數一二行禮要節而安之若生四枝要時立功之巧若詔四時平正和民之善億萬之衆而博若一人如是則可謂聖人矣井井兮其

有條理也嚴嚴兮其能敬已也分分兮其有終始也猒猒兮其能長久也樂樂兮其執道不殆也炤炤兮其用知之明也脩脩兮其用統類之行也綏綏兮其有文章也熙熙兮其樂人之臧也隱隱兮其恐人不當也如是則可謂聖人矣此其道出乎一曷謂一曰執神而固曷謂神曰盡善浹洽之謂神萬物莫足以傾之之謂固神固之謂聖人聖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詩書禮樂之歸是矣詩言是其志也書言是其事也禮言是其行也樂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天下之道畢是矣鄉是者臧倍是者亡鄉是如不臧倍是如不亡者自古及今未嘗聞也

造父者天下之善御者也無輿馬則無所見其能羿者天下之善射者也無弓矢則無所見其巧大儒者善調一天下者也無百里之地則無所見其功輿固馬選矣而不能以至遠一日而千里則非造父也弓調矢直矣而不能以射遠中微則非羿也用百里之地而不能以調一天下制彊暴則非大儒也彼大儒者雖隱於窮閻漏屋無置錐之地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在一大夫之位則一君不能獨畜一國不能獨容成名況乎諸侯莫不願得以爲臣用百里之地而千里之國不能與之爭勝笞棰暴國齊一天下而莫能傾也是大儒之徵也其言有類其行有禮其舉事無悔其持險應變曲當與時遷徙與世偃仰千舉萬變其

道一也是大儒之稽也其窮也俗儒笑之其通也英傑化之嵬瑣逃之邪説畏之衆人愧之通則一天下窮則獨立貴名天不能死地不能埋桀跖之世不能汙非大儒莫之能立仲尼子弓是也

注錯習俗所以化性也幷一而不貳所以成積也習俗移志安久移質幷一而不貳則通於神明參於天地矣故積土謂之山積水謂之海旦暮積謂之歲至高謂之天至下謂之地宇中六指謂之極塗之人百姓積善而全盡謂之聖人彼求之而後得爲之而後成積之而後高盡之而後聖故聖人也者人之所積也人積耨耕而爲農夫積斲削而爲工匠積販貨而爲商賈積禮義而爲君子工匠之子

莫不繼事而都國之民安習其服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非天性也積靡使然也故人知謹擇注措慎習俗大積靡則爲君子矣縱情性而不足問學則爲小人矣爲君子則常安榮矣爲小人則常危辱矣

王制篇

治生乎君子亂生乎小人分均則不偏勢齊則不一衆齊則不使有天有地而上下有差明王始立而處國有制夫兩貴之不能相事兩賤之不能相使是天數也勢位齊而欲惡同物不能贍則必爭爭則亂亂則窮矣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使有貧富貴賤之等足以相兼臨者是養天下之本也書曰惟齊非齊此之謂也馬駭輿則君

子不安輿庶人駭政故君子不安政馬駭輿則莫若靜之庶人駭政則莫若惠之選賢良舉篤敬興孝悌收孤寡補貧窮如是則庶人安政矣庶人安政然後君子安位傳曰君子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此之謂也故君人者欲安則莫若平政愛民矣欲榮則莫若隆禮敬士矣欲立功名則莫若尚賢使能矣是君人者之大節也三節者當則其餘莫不當矣三節者不當則其餘雖曲當由將無益也

成侯嗣公聚斂計數之君也未及取民也子產取民者也未及為政也管仲為政者也未及脩禮也故脩禮者王為政者彊取民者安聚斂者亡故王者富民霸者富士僅存

之國富大夫亡國富筐篋實府庫筐篋已富庫庫已實而百姓貧夫是之謂上溢而下漏入不可以守出不可以戰則傾覆滅亡可立而待也故我聚之以亡敵得之以彊聚歛者召寇肥敵亡國危身之道也故明君不蹈也

天下無王霸主則常勝矣是知霸道者也閔王毀於五國桓公刼於魯莊無他故焉非其道而慮以王也彼王者不然仁眇天下義眇天下威眇天下仁眇天下故天下莫不親也義眇天下故天天下莫不貴也威眇天下故天天下莫敢敵也以不敵之威輔服人之道故不戰而勝不攻而得甲兵不勞而天下服是知王道者也

王者之論無德不貴無能不官無功不賞無罪不罰朝無

幸位民無幸生尚賢使能而等位不遺析愿禁暴而刑罰
不過百姓曉然皆知夫爲善於家而取賞於朝也爲不善
於幽而蒙刑於顯也夫是之謂定論是王者之論也
北海則有走馬吠犬焉然而中國得而畜使之南海則有
羽翮齒革曾青丹干焉然而中國得而財之東海則有紫
紶魚鹽焉然而中國得而衣食之西海則有皮革文旄焉
然而中國得而用之故澤人足乎木山人足乎魚農夫不
斵削不陶冶而足械用工賈不耕田而足菽粟故虎豹爲
猛矣然君子剥而用之故天之所覆地之所載莫不盡其
美致其用上以飾賢良下以養百姓而安樂之夫是之謂
大神

天地者生之始也禮義者治之始也君子者禮義之始也爲之貫之積重之致好之者君子之始也故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君子者天地之參也萬物之總也民之父母也無君子則天地不理禮義無統上無君師下無父子夫是之謂至亂君臣父子兄弟夫婦始則終終則始與天地同理與萬世同久夫是之謂大本

故喪祭朝聘師旅一也貴賤殺生奪與一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一也農農士士工工商商一也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故最爲天下貴也

富國篇

足國之道節用裕民而善藏其餘節用以禮裕民以政彼裕民故多餘裕民則民富民富則田肥以易田肥以易則出實百倍上以法取焉而下以禮節用之餘若丘山不時焚燒無所藏之夫君子奚患乎無餘故知節用裕民則必有仁義聖良之名而且有富厚丘山之積矣此無他故焉生於節用裕民也不知節用裕民則民貧民貧則田瘠以穢田瘠以穢則出實不半上雖好取侵奪猶將寡獲也而或以無禮節用之則必有貪利糾譑之名而且有空虛窮乏之實矣此無他故焉不知節用裕民也

禮者貴賤有等長幼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者也故天子袾朱裷衮衣冕諸侯玄裷衣冕大夫裨冕士皮弁服德必

稱位位必稱祿祿必稱用由士以上則必以禮樂節之衆庶百姓則必以法數制之量地而立國計利而畜民度人力而授事使民必勝事事必出利利足以生民皆使衣食百用出入相揜必時藏餘謂之稱數故自天子通於庶人事無大小多少由是推之故曰朝無幸位民無幸生此之謂也輕田野之稅平關市之征省商賈之數罕興力役無奪農時如是則國富矣夫是之謂以政裕民

人之生不能無羣羣而無分則爭爭則亂亂則窮矣故無分者人之大害也有分者天下之本利也而人君者所以管分之樞要也故美之者是美天下之本也安之者是安天下之本也貴之者是貴天下之本也古者先王分割而

等異之也故使或美或惡或厚或薄或佚或樂或劬或勞
非特以爲淫泰夸麗之聲將以明仁之文通仁之順也故
爲之彫琢刻鏤黼黻文章使足以辨貴賤而已不求其觀
爲之鐘鼓管磬琴瑟竽笙使足以辨吉凶合歡定和而已
不求其餘爲之宮室臺榭使足以避燥溼養德辨輕重而
已不求其外詩曰彫琢其章金玉其相亹亹我王綱紀四
方此之謂也若夫重色而衣之重味而食之重財而制之
合天下而君之非特以爲淫泰也以爲王天下治萬變材
萬物養萬民兼制天下者爲莫若仁人之善也夫故其知
慮足以治之其仁厚足以安之其德音足以化之得之則
治失之則亂百姓誠賴其知也故相率而爲之勞苦以務

佚之以養其知也誠美其厚也故爲之出死斷亡以覆救之以養其厚誠美其德也故爲之彫琢刻鏤黼黻文章以藩飾之以養其德故仁人在上百姓貴之如帝親之如父母爲之出死斷亡而愉者無他故焉其所是焉誠美其所得焉誠大其所利焉誠多故曰君子以德小人以力力者德之役也百姓之力待之而後功百姓之羣待之而後和百姓之財待之而後聚百姓之勢待之而後安百姓之壽待之而後長父子不得不親兄弟不得不順男女不得不歡少者以長老者以養故曰天地生之聖人成之此之謂也賞不行則賢者不可得而進也罰不行則不肖者不可得而退也賢者不可得而進也不肖者不可得而退也則能

不能不可得而官也若是則萬物失宜事變失應上失天時下失地利中失人和天下敖熬然若燒若焦墨子雖爲之衣褐帶索嚽菽飲水惡能足之乎旣以伐其本竭其原而焦天下矣故先王聖人爲之不然知夫爲人主上者不美不飾之不足以一民也不富不厚之不足以管下也不威不彊之不足以禁暴勝悍也故必將撞大鐘擊鳴鼓吹笙竽彈琴瑟以塞其耳必將彫琢刻鏤黼黻文章以塞其目必將芻豢稻粱五味芬芳以塞其口然後衆人徒備官職漸慶賞嚴刑罰以戒其心使天下生民之類皆知己之所願欲之舉在于是也故其賞行皆知己之所畏恐之舉在于是也故其罰威賞行罰威則賢者可得而進也不

肖者可得而退也能不能可得而官也若是則萬物得宜事變得應上得天時下得地利中得人和則財貨渾渾如泉源汸汸汸如河海暴暴如丘山不時焚燒無所藏之夫天下何患不足也故儒術誠行則天下大而富墨術誠行則天下尚儉而彌貧非鬬而日爭勞苦頓萃而愈無功愀然憂戚非樂而日不和

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後利之之利也不愛而用之不如愛而後用之之功也利而後利之不如利而不利者之利也愛而後用之不如愛而不用者之功也利而不利也愛而不用也者取天下矣利而後利之愛而後用之者保社稷也不利而利之不愛而用之者危國家也

觀國之彊弱貧富有徵驗上不隆禮則兵弱下不愛民則兵弱已諾不信則兵弱慶賞不漸則兵弱將率不能則兵弱上好功則國貧上好利則國貧士大夫衆則國貧工商衆則國貧無制數度量則國貧下貧則上貧下富則上富故田野縣鄙者財之本也垣窌倉廩者財之末也百姓時和事業得叙者貨之源也等賦府庫者貨之流也故明主必謹養其和節其流開其源而時斟酌焉潢然使天下必有餘而上不憂不足如是則上下俱富交無所藏之是知國計之極也故禹十年水湯七年旱而天下無菜色者十年之後年穀復熟而陳積有餘是無他故焉知本末源流之謂也故田野荒而倉廩實百姓虛而府庫滿夫是之謂

國歷伐其本竭其源而弃之其末然而主相不知惡也則其傾覆滅亡可立而待也

持國之難易事彊暴之國難使彊暴之國事我易事之以貨寶則貨寶單而交不結約信盟誓則約定而畔無日割國之錙銖以賂之則割定而欲無猒事之彌煩其侵人愈甚必至於資單國舉然後已雖左堯而右舜未有能以此道得免焉者也辟之是猶使處女嬰寶珠佩寶玉負戴黃金而過中山之盜雖爲之逢蒙視詘要撓膕（古獲反）君盧屋妾由將不足以免之故非有一人之道也直將巧繁拜請而畏事之則不足以持國安身故明君不道也必將脩禮以齊朝正法以齊官平政以齊民然後節奏齊於朝百事

齊於官衆庶齊於下如是則近者競親遠方致願上下一心三軍同力名聲足以暴炙之威彊足以捶笞之拱揖指麾而彊暴之國莫不趨使譬之是猶烏獲與焦僥搏也故曰事彊暴之國難使彊暴之國事我易此之謂也

王霸篇

國者天下之制利用也人主者天下之利勢也得道以持之則大安也大榮也積美之源也不得道以持之則大危也大累也有之不如無之有也及其綦也索爲匹夫不可得也齊湣宋獻是也故人主天下之利勢也然而不能自安也安之者必將道也故用國者義立而王信立而霸權謀立而亡三者明主之所謹擇也仁人之所務白也故挈

國以呼禮義而無以害之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仁者不爲也

善擇者制人不善擇者人制之國者天下之大器也重任也不可不善爲擇所而後錯之錯險則危不可不善爲擇道然後道之塗薉則塞危塞則亡彼國錯者非封焉之謂也何法之道誰子之與也故道王者之法與王者之人爲之則亦王道霸者之法與霸者之人爲之則亦霸道亡國之法與亡國之人爲之則亦亡三者明主之所謹擇也而仁人之所務白也

國無禮則不正禮之所以正國也譬之猶衡之於輕重也猶繩墨之於曲直也猶規矩之於方圓也故錯之而人莫

能誣也詩云如霜雪之將將如日月之光明爲之則存不爲之則亡此之謂也國危則無樂君國安則無憂民亂則國危治則國安今君人者急逐樂而緩治國豈不過甚矣哉譬之是猶好聲色而恬無耳目也豈不哀哉夫人之情目欲綦(期同)色耳欲綦聲口欲綦味鼻欲綦臭心欲綦佚此五綦者人情之所必不免也養五綦者有具無具則五綦者不可得而致也萬乘之國可謂廣大富厚矣加有治辯彊固之道焉若是則恬愉無患難矣然後養五綦之具具也故百樂者生於治國者也憂患生於亂國者也急逐樂而緩治國者非知樂者也故明君者必將先治其國然後百樂得其中闇君者必將荒逐樂而緩治國故憂患不可

勝校也必至於身死國亡然後止也豈不哀哉將以爲樂
乃得憂焉將以爲安乃得危焉將以爲福乃得死亡焉豈
不哀哉於乎君人者亦可以察若言矣

人主者以官人爲能者也匹夫者以自能爲能者也人主
得使人爲之匹夫則無所移之百畝一守事業窮無所移
之也今以一人兼聽天下日有餘而治不足者使人爲之
也大有天下小有一國必自爲之然後可則勞苦耗悴莫
甚焉如是則雖臧獲不肯與天子易勢業以是縣天下一
四海何故必自爲之爲之者役夫之道也墨子之説也論
德使能而官施之者聖王之道也儒之所謹守也傳曰農
分田而耕賈分貨而販百工分事而勸士大夫分職而聽

建國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總方而議則天子共已而
已矣出若入若天下莫不平均莫不治辯是百王之所同
也而禮法之大分也百里之地可以取天下是不虛其難
者在人主之知之也取天下者非負其土地而從之之謂
也道足以一人而已矣彼其人苟一則其土地且奚去我
而適他故百里之地其等位爵服足以容天下之賢士矣
其官職事業足以容天下之能士矣循其舊法擇其善者
而明用之足以順服好利之民矣賢士一焉能士官焉好
利之民服焉三者具而天下盡無有是其外矣故百里之
地足以竭勢矣致忠信著仁義足以竭人矣兩者合而天
下取諸侯後同者先危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

服一人之謂也
羿逄門者善服射者也王良造父者善服馭者也聰明君子者善服人者也人服而勢從之人不服而勢去之故王者已於服人矣故人主欲得善射射遠中微則莫若羿逄門矣欲得善馭及速致遠則莫若王良造父矣欲調一天下制秦楚則莫若聰明君子矣其用知甚簡其爲事不勞而功名致大甚易處而綦可樂也故明君以爲寶而愚者以爲難

明主好要而闇主好詳主好要則百事詳主好詳則百事荒君者論一相陳一法明一指以兼覆之兼炤之以觀其盛者也相者論列百官之長要百事之聽以飾朝廷臣下

百吏之分度其功勞論其慶賞歲終奉其成功以效於君當則可不當則廢故君人勞於索之而休於使之用國者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彊得百姓之譽者榮三得者具而天下歸之三得者亡而天下去之天下歸之之謂王天下去之之謂亡

君道篇

有亂君無亂國有治人無治法羿之法非亡也而羿不世中禹之法猶存而夏不世王故法不能獨立類不能自行得其人則存失其人則亡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故有君子則法雖省足以徧矣無君子則法雖具失先後之施矣不能應事之變足以亂矣不知法之義而正法

之數者雖博臨事必亂故明主急得其人而闇主急得其勢急得其人則身佚而國治功大而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不急得其人而急得其勢則身勞而國亂功廢而名辱社稷必危故君人者勞於索之而休於使之

合符節別契券者所以爲信也上好權謀則臣下百吏誕詐之人乘是而後欺探籌投鈎者所以爲公也上好曲私則臣下百吏乘是而後偏衡石稱縣者所以爲平也上好傾覆則臣下百吏乘是而後險勝斛敦槩者所以爲嘖也上好貪利則臣下百吏乘是而後鄙豐取刻與以無度取於人故械數者治之流也非治之源也君子者治之源也官人守數君子養源源清則流清源濁則流濁故上好禮

義尚賢使能無貪利之心則下亦將綦辭讓致忠信而謹於臣子矣如是則雖在小民不待符節別契而信不待探籌投鉤而公不待衡石稱懸而平不待斗斛敦槩而嘖故賞不用而人勸罰不用而人服有司不勞而事理政令不煩而俗美百姓莫敢不順上之法象上之志勸上之事而安樂之矣故籍斂忘費事業忘勞寇難忘死城郭不待飾而固兵刃不待陵而勁敵國不待服而詘四海之人不待令而一夫是之謂至平

請問爲國曰聞脩身未聞脩國也君者儀也儀正而景正君者槃也槃圓而水圓君者盂也盂方而水方君射則臣决楚莊王好細腰故朝有餓人故曰聞脩身未聞脩國也

君者人之源也源清則流清源濁則流濁故有社稷者也而不能愛人不能利人而求人之親愛已不可得也人不親不愛而求其爲已用爲已死不可得也人不爲已用不爲已死而求兵之勁城之固不可得也兵不勁城不固而求敵之不至不可得也敵至而求無危削滅亡不可得也危削滅亡之情舉積此矣而求安樂是問難狂生者也道者何也曰君道也君者何也曰能羣也羣者何也曰善生養人者也善班治人者也善顯設人者也善藩飾人者也善生養人者人親之善班治人者人安之善顯設人者人樂之善藩飾人者人榮之四統者俱而天下歸之夫是之謂能羣

爲人主者莫不欲彊而惡弱欲安而惡危欲榮而惡辱是禹桀之所同也要此三欲辟此三惡果何道而便曰在愼取相道莫經是矣故知而不仁不可仁而不知不可旣知且仁是人主之寶也而王霸之佐也不急得不知得而不用不仁無其人而幸有其功愚莫大焉今人主有大患使賢者爲之則與不肖者規之使知者慮之則與愚者論之使脩士行之則與汙邪之人疑之雖欲成立得乎哉譬之是猶立直木而恐其影之枉也惑莫大焉語曰好女之色惡者之孽也公正之士衆人之痤也脩乎道之人汙邪之賊也今使汙邪之人論其怨賊而求其無偏得乎哉譬之是猶立枉木而求其影之直也亂莫大焉故古之人爲之

不然其取人有道其用人有法取人之道參之以禮用人之法禁之以等行義動靜度之以禮智慮取舍稽之以成日月積久校之以功故卑不得以臨尊輕不得以縣重愚不得以謀知是以萬舉不過也故效之以禮而觀其能安敬也與之舉措遷移而觀其能應變也與之安燕而觀其能無陷也接之以聲色權利忿怒患險而觀其能無離守也彼誠有之者與誠無之者若白黑然可詘邪哉故伯樂不可欺以馬而君子不可欺以人此明主之道也

卿相輔佐人主之基杖也不可不早具也故人主必將有卿相輔佐足任者然後可其德音足以鎮撫百姓其知慮足以應待萬變然後可夫是之謂國具四鄰諸侯之相與

不可以不相接也然而不必相親也故人主必將有足使喻志決疑於遠方者然後可其辯說足以解煩其知慮足以決疑其齊斷足以距難不還秩不反君然而應薄患足以持社稷然後可夫是之謂國具

臣道篇

人臣之論有態臣者有簒臣者有功臣者有聖臣者內不足使一民外不足使距難百姓不親諸侯不信然而巧敏佞說善取寵乎上是態臣者也上不忠乎君下善取譽乎民不恤公道通義朋黨比周以環主圖私爲務是簒臣者也內足使一民外足使距難民親之士信之上忠乎君下愛百姓而不倦是功臣者也上則能尊君下則能愛民政

令教化形下如影應卒遇變齊給如響推類接譽以待無方曲成制象是聖臣者也故齊之蘇秦楚之州侯秦之張儀可謂態臣者也韓之張去疾趙之奉陽齊之孟嘗可謂篡臣也晉之咎犯齊之管仲楚之孫叔敖可謂功臣矣殷之伊尹周之太公可謂聖臣矣

諫爭輔拂之人社稷之臣也國君之寶也明君之所尊厚也而闇主惑君以爲已賊也故明君之所賞闇君之所罰闇君之所賞明君之所殺伊尹箕子可謂諫矣比干子胥可謂爭矣平原君之於趙可謂輔矣信陵君之於魏可謂拂矣傳曰從道不從君此之謂也故正義之臣設則朝廷不頗諫爭輔拂之人信則君過不遂爪牙之士施則仇讐

不作邊境之臣處則彊垂不喪故明主好同而闇主好獨明主尚賢使能而饗其盛闇主妬賢畏能而滅其功罰其忠賞其賊夫是之謂至闇桀紂所以滅也事聖君有聽從無諫爭事中君有諫爭無諂諛事暴君有補削無撟拂迫脅於時窮居於暴國而無所避之則崇其美揚其善違其惡隱其敗言其所長不稱其所短以爲成俗詩曰國有大命不可以告人妨其躬身此之謂也

有大忠者有次忠者有下忠者有國賊者以德復君而化之大忠也以德調君而補之次忠也以是諫非而怒之下忠也不恤君之榮辱不恤國之臧否偷合苟容以之持祿養交而已耳國賊也若周公之於成王也可謂大忠矣若

管仲之於桓公可謂次忠矣若子胥之於夫差可謂下忠矣若曹觸龍之於紂者可謂國賊矣

致仕篇

川淵深而魚鼈歸之山林茂而禽獸歸之刑政平而百姓歸之禮義脩而君子歸之川淵者魚龍之居也山林者鳥獸之居也國家者士民之居也川淵枯則魚龍去之山林險則鳥獸去之國家失政則士民去之無土則人不安居無人則土不守無道法則人不至無君子則道不舉故土之與人也道之與法也者國家之本作也君子也者道法之總要也不可少頃曠也得之則治失之則亂得之則安失之則危得之則存失之則亡故有良法而亂之者有之

矣有君子而亂者自古及今未嘗聞也傳曰治生乎君子亂生乎小人此之謂也得衆動天美意延年誠信如神夸誕逐魂人主之患不在乎不言用賢而在乎誠心用賢夫言用賢者口也却賢者行也口行相返而欲賢者之至不肖者之退也不亦難乎夫燿蟬者務在其明乎火振其樹而已火不明雖振其樹無益也今人主有能明其德則天下歸之若蟬之歸明火也

君者國之隆也父者家之隆也隆一而治二而亂自古及今未有二隆爭重而能長久者

師術有四而博習不與焉尊嚴而憚可以爲師耆艾而信可以爲師誦說而不陵不犯可以爲師知微而論可以爲

師故師術有四而博習不與焉水深則回樹落糞本弟子通利則思師

議兵篇

臨武君與孫卿議兵於趙孝成王前王曰請問兵要臨武君對曰上得天時下得地利觀敵之變動後之發先之至此用兵之要術也孫卿曰不然臣所聞古之道凡用兵攻戰之本在乎一民弓矢不調則羿不能以中六徵馬不和則造父不能以致遠士民不親附則湯武不能以必勝也故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也故兵要在乎附民而已臨武君曰不然兵之所貴者勢利也所行者變詐也善用兵者感忽悠闇莫知所從出孫吳用之無敵於天下豈必待附

民哉孫卿曰不然臣之所道仁人之兵王者之志也君之所貴權謀勢利也所行攻奪變詐者諸侯之事也仁人之兵不可詐也彼可詐者怠慢者也路暴露也亶讀爲袒露袒謂上下不相覆蓋者也君臣上下之間滑然有離德也故以桀詐桀猶巧拙有幸焉以桀詐堯譬之以卵投石以指撓沸若赴水火入焉焦没耳故仁人上下百將一心三軍同力臣之於君也下之於上也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若手臂之扞頭目而覆胷腹也詐而襲之與先驚而後擊之一也且仁人之用十里之國則將有百里之聽用百里之國則將有千里之聽用千里之國則將有四海之聽必將聰明警戒和傳而一故仁人之兵聚則成卒散則成列延則若莫邪之長

刃嬰之者斷兌則若莫邪之利鋒當之者潰圜居而方正則若盤石然觸之者角摧案角鹿埵隴種東籠而退耳且夫暴國之君將誰與至哉彼其所與至者必其民也其民之親我歡若父母其好我芬若椒蘭彼反顧其上則若灼黥若仇讎人之情雖桀跖豈又肯爲其所惡賊其所好者哉是猶使人之子孫自賊其父母也彼必將來告之夫又何可詐也故仁人用國日明諸侯先順者安後順者危慮敵之者削然反之者亡詩曰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此之謂也

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魏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

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有遇之者若以焦熬投石焉兼是數國者皆干賞蹈利之兵也傭徒鬻賣之道也夫有貴上安制綦節之理也

故兵大齊則制天下小齊則治鄰敵若夫招近募選隆勢詐尚功利之兵則勝不勝無常代翕代張代存代亡相為雌雄耳夫是之謂盜兵君子不由也故齊之田單楚之莊蹻秦之衛鞅燕之繆蟣是皆世俗之所謂善用兵者是巧拙强弱未有以相若也若其道一也未及和齊也掎挈司詐權謀傾覆未免盜兵也齊桓晉文楚莊吳闔閭越勾踐是皆和齊之兵也可謂入其域矣然而未有本統也故可以霸而不可以王是彊弱之效也

孝成王臨武君曰請問為將孫卿曰知莫大乎棄疑行莫大乎無過事莫大乎無悔至無悔而止矣不可必也故制號政令欲嚴以威慶賞刑罰欲必以信處舍收藏欲周以固徙舉進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窺敵觀變欲潛以深欲伍以參遇敵决戰必道吾所明無道吾所疑夫是之謂六術無欲將而惡廢無怠勝而亡敗無威內而輕外無見其利而不顧其害凡慮事欲熟而用財欲泰夫是之謂五權所以不受命於主有三可殺而不可使處不完可殺而不可使擊不勝可殺而不可使欺百姓夫是之謂三至凡受命於主而行三軍三軍既定百官得序羣物制正則主不能喜敵不能怒夫是之謂至臣慮必先事而申之以敬慎

終如始終始如一夫是之謂大吉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敗也必在慢之故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滅計勝欲則從欲勝計則凶戰如守行如戰有功如幸敬謀無壙敬事無壙敬吏無壙敬衆無壙敬敵無壙夫是之謂五無壙愼行此六術五權三至而處之以恭敬無壙夫是之謂天下之將則通於神明矣

臨武君曰請問王者之軍制孫卿曰將死鼓馭死轡百吏死職士大夫死行列聞鼓聲而進聞金聲而退順命爲上有功次之令不進而進猶令不退而退其罪惟均不殺老弱不獵禾稼服者不禽格者不赦犇命者不獲凡誅非誅其百姓也誅其亂百姓者也百姓有捍其賊則是亦賊也

以故順刃者生蘇刃者死犇命者貢微子開封於宋曹觸龍斷於軍殷之服民所以養生之者也無異周人故近者謌謳而樂之遠者竭蹷而趨之無幽閒辟陋之國莫不趨使而安樂之四海之內若一家通達之屬莫不從服夫是之謂人師

陳囂問孫卿曰先生議兵常以仁義爲本仁者愛人義者循理然則又何以兵爲凡所爲有兵者爲爭奪也孫卿曰非女所知也彼仁者愛人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義者循理循理故惡人之亂之也彼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爭奪也故仁人之兵所存者神所過者化若時雨之降莫不說喜是以堯伐驩兠舜伐有苗禹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

伐崇武王伐紂此二帝四王皆以仁義之兵行於天下也
故近者親其善遠者慕其德兵不血刃遠邇來服德成於
此施及四極
李斯問孫卿曰秦四世有勝兵彊海內威行諸侯非以仁
義爲之也以便從事而已孫卿曰非女所知也女所謂便
者不便之便也吾所謂仁義者大便之便也彼仁義者所
以脩政者也政脩則民親其上樂其君而輕爲之死故曰
凡在於軍將率末事也秦四世有勝諰諰然常恐天下之
一合而軋己也此所謂末世之兵未有本統也故湯之放
桀也非其逐之鳴條之時也武王之誅紂也非以甲子之
朝而後勝之也皆前行素脩也此所謂仁義之兵也今女

不求之於本而索之於末此世之所以亂禮也禮者治辯之極也彊國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總也王公由之所以一天下也不由所以隕社稷也故堅甲利兵不足以爲勝高城深池不足以爲固嚴令繁刑不足以爲威由其道則行不由其道則廢楚人鮫革犀兕以爲甲鞈(古洽反)如金石宛如鉅鐵鉇(音蛇 矛也)慘如蠭蠆輕利僄遬卒如飄風然而兵殆於垂沙唐蔑死莊蹻起楚分而爲三四是豈無堅甲利兵也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汝頴以爲險江漢以爲池限之以鄧林緣之以方城然而秦師至而鄢郢舉若振槁然是豈無固塞險阻也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紂刳比干囚箕子爲炮烙刑殺戮無時臣下懍然

莫必其命然而周師至而令不行乎下不能用其民是豈令不嚴刑不繁也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古之兵戈矛弓矢而已矣然而敵國不待試而詘城郭不辨溝池不抇古掘字固塞不樹機變不張然而國晏然不畏外而明內明道而分鈞之時使而誠愛之下之和上也如影嚮有不由令者然後誅之以刑故刑一人而天下服罪人不尤其上知罪之在已也是故刑踈無他故焉由其道故也古者帝堯之治天下也蓋殺一人刑二人而天下治傳曰威厲而不試刑措而不用此之謂也

以德兼人者王以力兼人者弱以富兼人者貧古今一也

兼并易能也堅凝之難齊能并宋而不能凝也故魏奪之

燕能弁齊而不能凝也故田單奪之韓之上地方數百里完全富具而趨趙趙不能凝也故秦奪之故能弁之而不能凝則必奪不能弁之又不能凝其人則必亡能凝之則必能弁之矣得之則凝兼弁無彊古者湯以亳武王以鎬皆百里之地天下爲一諸侯爲臣無他故焉能凝之也故凝士以禮凝民以政禮脩而士服政平而民安士服民安夫是之謂大凝以守則固以征則彊令行禁止王者之事畢矣

彊國篇

刑范正金錫美二冶巧火齊得剖刑而莫邪巳然而不剥脫不砥礪則不可以斷繩剥脫之砥礪之則劙音戾割也盤盂

刎牛馬忽然耳彼國者亦彊國之剖刑已然而不教誨不調一則入不可以守出不可以戰教誨之調一之則兵勁城固敵國不敢攖也彼國者亦有砥礪禮義節奏是也故人之命在天國之命在禮人君者隆禮尊賢而王重法愛民而霸好利多詐而危權謀傾覆幽險而盡亡威有三有道德之威者有暴察之威者有狂妄之威者此三威者不可不熟察也禮樂則脩分義則明舉錯則時愛利則形如是百姓貴之如帝高之如天親之如父母畏之如神明故賞不用而民勸罰不用而威行夫是之謂道德之威

人莫貴乎生莫樂乎安所以養生安樂者莫大乎禮義人知貴生樂安而棄禮義辟之是猶欲壽而歾（刎當作）頸愚莫

大焉故君人者愛民而安好士而榮兩者無一焉而亡詩曰介人維藩大師維垣此之謂也

應侯問孫卿曰入秦何見孫卿曰其固塞險形勢便山林川谷美天材之利多是形勝也入境觀其風俗其百姓樸其聲樂不流汙其服不挑甚畏有司而順古之民也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肅然莫不恭儉敦敬忠信而不楛古之吏也入其國觀其士大夫出於其門入於公門出於公門歸於其家無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黨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觀其朝廷其間聽決百事不留恬然如無治者古之朝也故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是所見也故曰佚而治約而詳不煩而功治之至也秦類之矣雖然則

甚有其謬也兼數具者而盡有之然而縣之以王者之功名則倜倜然其不及遠矣是何也則其殆無儒邪故曰粹而王駁而霸無一焉而亡亦秦之所短也

凡姦人之所以起者以上之不貴義不敬義也夫義者所以限禁人之為惡與姦者也今上不貴義不敬義如是則下之人百姓皆有棄義之志有趨姦之心矣此姦之所以起也且上者下之師也夫下之和上譬之猶響之應聲影之像形也故為上者不可不順也夫義者內節於人而外節於萬物者也上安於主而下調於民者也內外上下節義之情也然則凡為天下之要義為本而信次之古者禹湯本義務信而天下治桀紂棄義倍信而天下亂故為人

上者必將愼禮義務忠信然後可此君人者之大本也

天論篇

天行有常不爲堯存不爲桀亡應之以治則吉應之以亂則凶彊本而節用則天不能貧養備而動時則天不能病脩道而不貳則天不能禍故水旱不能使之饑渴寒暑不能使之疾祆怪不能使之凶本荒而用侈則天不能使之富養畧而動罕則天不能使之全倍道而妄行則天不能使之吉故水旱未至而饑寒暑未薄而疾祆怪未至而凶受時與治世同而殃禍與治世異不可以怨天其道然也故明於天人之分則可謂至人矣

列星隨旋日月遞炤四時代御陰陽大化風雨博施萬物

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養以成不見其事而見其功夫是之謂神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無形夫是之謂天唯聖人爲不求知天天職既立天功既成形具而神生好惡喜怒哀樂藏焉夫是之謂天情耳目鼻口形能各有接而不相能也夫是之謂天官心居中虛以治五官夫是之謂天君財非其類以養其類夫是之謂天養順其類者謂之福逆其類者謂之禍夫是之謂天政暗其天君亂其天官棄其天養逆其天政背其天情以喪天功夫是之謂大凶聖人清其天君正其天官備其天養順其天政養其天情以全其天功如是則知其所爲知其所不爲矣則天地官而萬物役矣其行曲治其養曲適其生不傷夫是之謂知天

治亂天邪日月星辰瑞曆是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亂治亂非天也時邪曰繁啓蕃長於春夏畜積收藏於秋冬是又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亂治亂非時也地邪曰得地則生失地則死是又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亂治亂非地也

天不爲人之惡寒也而輟冬地不爲人之惡遼遠也而輟廣君子不爲小人匈匈也而輟行天有常道矣地有常數矣君子有常體矣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詩曰何恤人之言兮此之謂也

楚王後車千乘非知也君子啜菽飲水非愚也是節然也若夫心意脩德行厚知慮明生於今而志乎古則是其在

我者也故君子敬其在已者而不慕其在天者小人錯其在已者而慕其在天者君子敬其在已者而不慕其在天者是以日進也小人錯其在已者而慕其在天者是以日退也故君子之所以日進與小人之所以日退一也君子小人之所以相懸者在此耳

星墜木鳴國人皆恐曰是何也曰無何也是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畏之非也夫日月之有蝕風雨之不時怪星之儻見是無世而不常有之上明而政平則是雖並世起無傷也上闇而政險則是雖無一至者無益也夫星之隊木之鳴是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畏之非也物之已至者人祆則可畏

也楛耕傷稼耘耨失薉（穢同）政險失民田穢惡糴貴民饑道路有死人夫是之謂人祅政令不明舉錯不時本事不理夫是之謂人祅禮義不脩内外無別男女淫亂則父子相疑上下乖離寇難並至夫是之謂人祅

在天者莫明於日月在地者莫明於水火在物者莫明於珠玉在人者莫明於禮義故日月不高則光輝不赫水火不積則煇潤不博珠玉不睹乎外則王公不以為寶禮義不加於國家則功名不白故人之命在天國之命在禮

水行者表深表不明則陷治民者表道表不明則亂禮者表也非禮昏世也昏世大亂也

慎子有見於後無見於先老子有見於詘無見於信墨子

有見於齊無見於畸宋子有見於少無見於多有後而無先則羣衆無門有詘而無信則貴賤不分有齊而無畸則政令不施有少而無多則羣衆不化書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此之謂也

正論篇

世俗之爲說者曰主道利周是不然主者民之唱也上者下之儀也彼將聽唱而應視儀而動唱嘿則民無應也儀隱則下無動也不應不動則上下無以相有也若是則與無上同也不祥莫大焉故上者下之本也上宣明則下治辨矣上端誠則下愿愨矣上公正則下易直矣治辨則易一愿愨則易使易直則易知易一則彊易使則功易知則

明是治之所由生也上周密則下疑玄矣上幽險則下漸詐矣上偏曲則下比周矣疑玄則難一漸詐則難使比周則難知難一則不彊難使則不功難知則不明是亂之所由作也故主道利明不利幽利宣不利周故主道明則下安主道幽則下危故下安則貴上下危則賤上故上易知則下親上矣上難知則下畏上矣下親上則上安下畏上則上危故主道莫惡乎難知莫危乎使下畏己傳曰惡之者衆則危書曰克明明德詩曰明明在下故先王明之豈特玄之耳哉

湯武非取天下也脩其道行其義興天下之同利除天下之同害而天下歸之桀紂非去天下也反禹湯之德亂禮

義之分禽獸之行積其凶全其惡而天下去之天下歸之之謂王天下去之之謂亡故桀紂無天下而湯武不弑君由此効之也湯武者民之父母也桀紂者民之怨賊也今世俗之爲說者以桀紂爲君而以湯武爲弑然則是誅民之父母而師民之怨賊也不祥莫大焉

羿蠭門者天下之善射者也不能以撥弓曲矢中王梁造父者天下之善馭者也不能以辟馬毀輿致遠堯舜者天下之善教化者也不能使嵬瑣化何世而無嵬何時而無瑣自太皞燧人莫不有也故作者不祥學者受其殃非有慶

有義榮者有勢榮者有義辱者有勢辱者志意脩德行厚知慮明是榮之由中出者也夫是之謂義榮爵列尊貢祿

厚形勢勝上爲天子諸侯下爲卿相士大夫是榮從外至者也夫是之謂勢榮流淫汙僈犯分亂理驕暴貪利是辱之由中出者也夫是之謂義辱詈侮捽搏捶笞臏腳斬斷枯磔藉靡舌縪是辱之由外至者也夫是之謂勢辱是榮辱之兩端也故君子可以有勢辱而不可以有義辱小人可以有勢榮而不可以有義榮有勢辱無害爲堯有勢榮無害爲桀義榮勢榮唯君子而後兼有之義辱勢辱唯小人而後兼有之是榮辱之分也聖王以爲法士大夫以爲道官人以爲守百姓以爲成俗萬世不能易也

禮論篇

禮起於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

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必不窮乎物物必不屈於欲兩者相持而長是禮之所起也故禮者養也芻豢稻粱五味調香所以養口也椒蘭芬苾所以養鼻也雕琢刻鏤黼黻文章所以養目也鐘鼓管磬琴瑟竽笙所以養耳也疏房檖(遂)貌(邈)越席牀第(音滓)几筵所以養體也故禮者養也君子既得其養又好其別曷謂別曰貴賤有等長幼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者也故天子大路越席所以養體也側載睪芷所以養鼻也前有錯衡所以養目也和鸞之聲步中武象趨中韶濩所以養耳也龍旗九斿所以養信也寢兕持虎蛟韅絲末(幦)彌龍所以養威

四十四 荀

也故大路之馬必倍至教順然後乘之所以養安也孰知夫出死要節之所以養生也孰知夫出費用之所以養財也孰知夫恭敬辭讓之所以養安也孰知夫禮義文理之所以養情也

禮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君師者治之本也無天地惡生無先祖惡出無君師惡治三者偏亡馬無安人故禮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師是禮之三本也

有天下者事七世有一國者事五世有五乘之地者事三世有三乘之地者事二世持手而食者不得立宗廟所以表積厚積厚者流澤廣積薄者流澤狹也

大饗尚玄尊俎生魚先大羹貴食飲之本也饗尚玄尊而
用酒醴先黍稷而飯稻粱祭齊大羹而飽庶羞貴本而親
用也貴本之謂文親用之謂理兩者合而成文以歸大一
夫是之謂大隆故尊之尚玄酒也俎之尚生魚也豆之先
大羹也一也利爵之不醮也成事之俎不嘗也三臭之不
食也一也大昏之未發齊也大廟之未入尸也始卒之未
小斂也一也大路之素未集也郊之麻絻也喪服之先散
麻也一也三年之喪哭之不文也清廟之歌一倡而三歎
也縣一鐘尚拊之膈朱絃而通越也一也凡禮始乎脫成
乎文終乎梲校故至備情文俱盡其次情文代勝其下復
情以歸文一也天地以合日月以明四時以序星辰以行

江河以流萬物以昌好惡以節喜怒以當以為下則順以為上則明萬物變而不亂貳之則喪也禮豈不至矣哉禮之理誠深矣堅白同異之察入焉而溺其理誠大矣擅作典制辟陋之說入焉而喪其理誠高矣暴慢恣睢輕俗之屬入焉而墜故繩墨誠陳矣則不可欺以曲直衡誠縣矣則不可欺以輕重規矩誠施矣則不可欺以方圓君子審於禮則不可欺以詐偽故繩者直之至衡者平之至規矩者方圓之至禮者人道之極也

天者高之極也地者下之極也無窮者廣之極也聖人者道之極也故學者固學為聖人也非特學為無方之民也

禮者以財物為用以貴賤為文以多少為異以隆殺為要

文理繁情用省是禮之隆也文理省情用繁是禮之殺也文理情用相爲內外表裏並行而雜是禮之中流也故君子上致其隆下盡其殺而中處其中步驟馳騁厲疾也鶩不外是矣是君子之壇宇宮庭也人有是士君子也外是民也於是其中焉方皇周挾曲得其次序是聖人也故厚者禮之積也大者禮之廣也高者禮之隆也明者禮之盡也禮者謹於治生死者也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終也終始俱善人道畢矣故君子敬始而慎終終始如一是君子之道禮義之文也夫厚其生而薄其死是敬其有知而慢其無知也是姦人之道而倍叛之心也君子以倍叛之心接臧穀猶且羞之而況以事其所隆親乎故死之爲道也一而

不可得再復也臣之所以致重其君子之所以致重其親於是盡矣故事生不忠厚不敬文謂之野送死不忠厚不敬文謂之瘠君子賤野而羞瘠故天子棺椁十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載重然後皆有衣衾多少厚薄之數皆有翣篓文章之等以敬飾之使生死終始若一足以爲人願是先王之道忠臣孝子之極也

凡禮事生飾歡也送死飾哀也祭祀飾敬也師旅飾威也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一也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故壙壠其貌象室屋也棺椁其貌象版蓋斯象拂也無幌帾絲歶魚縷翣其貌以象菲帷幬帳尉罻也抗折其貌以象槾茨番閼也故喪禮者無他焉明死生之義送以哀敬而

終周藏也故㚇埋敬葬其形也祭祀敬事其神也其銘誄繫世敬傳其名也事生飾始也送死飾終也終始具而孝子之事畢聖人之道備矣

樂論篇

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無樂樂則必發於聲音形於動靜而人之道聲音動靜性術之變盡是矣故人不能不樂樂則不能無形形而不爲道則不能無亂先王惡其亂也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以樂而不流使其文足以辨而不諰使其曲直繁省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使夫邪汙之氣無由得接焉是先王立樂之方也而墨子非之奈何故曰墨子之於道也猶瞽

之於白黑也猶聾之於清濁也猶之楚而北求也夫聲樂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故先王謹爲之文樂中平則民和而不流樂肅莊則民齊而不亂民和齊則兵勁城固敵國不敢嬰也如是則百姓莫不安其處樂其鄉以至足其上矣然後名聲於是白光輝於是大四海之民莫不願得以爲師是王者之始也墨子曰樂者聖人之所非也而儒者爲之過也君子以爲不然樂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故先王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夫民有好惡之情而無喜怒之應則亂先王惡其亂也故脩其行正其樂而天下順焉故齊衰之服哭泣之聲使人之心悲帶甲嬰胄歌於行伍使人之心傷姚冶之容

鄭衛之音使人之心淫紳端章父舞韶歌武使人之心莊故君子耳不聽淫聲目不視邪色口不出惡言此三者君子慎之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亂生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治生焉唱和有應善惡相象故君子慎其所去就也

亂世之徵其服組其容婦其俗淫其志利其行雜其聲樂險其文章匿而采其養生無度其送死瘠墨賤禮義而貴勇力貧則為盜富則為賊治世反是也

解蔽篇

凡人之患蔽於一曲而闇於大理治則復經兩疑則惑矣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今諸侯異政百家異說則必或

是或非或理或亂亂國之君亂家之人此其誠心莫不求正而自以爲也妬繆於道而人誘其所迨也私其所積惟恐聞其惡也倚其所私以觀異術唯恐聞其美也是以與治雖走(並馳也)而是已不輟也豈不蔽於一曲而失正求也哉心不使爲則白黑在前而目不見雷鼓在側而耳不聞況於使者乎

昔人君之蔽者夏桀殷紂是也桀蔽於妹喜斯觀而不知關龍逢以惑其心而亂其行紂蔽於妲己飛廉而不知微子啓以惑其心而亂其行故羣臣去忠而事私百姓怨非而不用賢良退處而隱逃此其所以喪九牧之地而虛宗廟之國也桀死於亭山紂縣於赤斾身不先知又莫之諫

此蔽塞之禍也成湯鑒於夏桀故主其心而慎治之是以能長用伊尹而身不失道此其所以代夏王而受九有文王鑒於殷紂故主其心而愼治之是以能長用呂望而身不失道此其所以代殷王而受九牧遠方莫不致其珍故目視備色耳聽備聲口食備味形居備宮名受備號生則天下歌死則天下哭夫是之謂至盛詩曰鳳皇秋秋其翼若干其聲若簫有鳳有皇樂帝之心此不蔽之福也昔人臣之蔽者唐鞅奚齊是也唐鞅蔽於欲權而逐載子奚齊蔽於欲國而罪申生唐鞅戮於宋奚齊戮於晉逐賢相而罪孝兄身爲刑戮然而不知此蔽塞之禍也故以貪鄙背叛爭權而不滅亡者自古及今未嘗有之也鮑叔甯戚隰

朋仁智且不蔽故能持管仲而名利福祿與管仲齊召公
呂望仁智且不蔽故能持周公而名利福祿與周公齊傳
曰知賢之謂明輔賢之謂彊勉之彊之其福必長此之謂
也此不蔽之福也

墨子蔽於用而不知文宋子蔽於欲而不知得慎子蔽於
法而不知賢申子蔽於賢而不知知惠子蔽於辭而不知
實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故由用謂之道盡利也由欲謂
之道盡嗛也由法謂之道盡數矣由勢謂之道盡便矣由
辭謂之道盡論矣由天謂之道盡因矣而此數具者皆道
之一隅也夫道者體常而盡變一隅不足舉之曲知之人
觀於道之一隅猶未之能識也故以爲足而識之內以自

亂外以惑人上以蔽下下以蔽上此蔽塞之禍也孔子仁智且不蔽故學術足以爲先王者也一家得周道舉而用之不蔽於成積也故德與周公齊名與三王並此不蔽之福也聖人知心術之患見蔽塞之禍故無欲無惡無始無終無近無遠無博無淺無古無今兼陳萬物而中懸衡焉是故衆異不得相蔽以亂其倫何謂衡曰道

治之要存於知道人何以知道曰心心何以知曰虛一而靜心未嘗不臧也然而有所謂虛心未嘗不滿也然而有所謂一心未嘗不動也然而有所靜虛一而靜謂之清明萬物莫形而不見莫見而不論莫論而失位坐於室而見四海處於今而聞久遠疏觀萬物而知其情參稽治亂而

通其度經緯天地而材官萬物制割大理而宇宙裏理矣恢恢廣廣孰知其極睪睪廣廣孰知其德涫涫紛紛孰知其形明參日月大滿八極夫是之謂大人夫惡有蔽矣哉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出令而無所受令自禁也自使也自奪也自取也自行也自止也故口可刼而使墨云言也形可刼而使詘申心不可刼而使易意是之則受非之則辭故曰心容其擇也無禁必自見其物也雜博其精之至也不貳

人心譬如槃水正錯而勿動則湛濁在下而清明在上則足以見鬚眉而察理矣微風過之湛濁動乎下清明亂於上則不可以得大形之正也心亦如是矣導之以理養之

以清物莫之傾則足以定是非決嫌疑矣小物引之則其正外易其心内傾則不足以決庶理也故好書者衆矣而倉頡獨傳者一也好稼穡者衆矣而后稷獨傳者一也好樂者衆矣而夔獨傳者一也好義者衆矣而舜獨傳者一也倕作弓浮游作矢而羿精於射奚仲作車乘杜作乘馬而造父精於御自古及今未嘗有兩而能精者也

凡觀物有疑中心不定則外物不清吾慮不清則未可定然否也冥冥而行者見寢石以爲伏虎也見植林以爲後人也冥冥蔽其明也醉者越百步之溝以爲蹞步之澮俯而出城門以爲小之閨也酒亂其神也猒目而視者視一以爲兩掩耳而聽者聽漠漠以爲哅哅勢亂其官也故從

山下望牛者若羊而求羊者不下牽也遠蔽其大也從山上望木者十仞之木若箸而求箸者不上折也高蔽其長也水動而影搖人不以定美惡水勢玄也瞽者仰視而不見星人不以定有無用精惑也有人焉以此時定物則世之愚者也彼愚者之定物以疑決疑決必不當夫苟不當定能無過乎

學也者固學止之也惡乎止之曰止諸至足曷謂至足曰聖也聖也者盡倫者也王也者盡制者也兩盡者足以為天下極矣故學者以聖王為師案以聖王之制為法法其法以求其統類以務象効其人嚮是而務士也類是而幾君子也知之聖人也

故君人者周則讒言至矣而直言反矣小人邇而君子遠矣詩曰墨以爲朗狐狸而蒼此言上幽而下險也君人者宣則直言至矣而讒言反矣君子邇而小人遠矣詩云明明在下赫赫在上此言上明而下化也

正名篇

辯說也者心之象道也心也者道之工宰也道也者治之經理也心合於道說合於心辭合於說正名而期質請而喻辯異而不過推類而不悖聽則合文辯則盡故正道而辯姦猶引繩以持曲直是故邪說不能亂百家無所竄有兼聽之明而無奮矜之容有兼覆之厚而無伐德之色說行則天下正說不行則白道而冥窮是聖人之辯說也詩

曰顒顒卬卬如珪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爲綱此之謂也辭讓之節得矣長少之理順矣忌諱不稱祆辭不出以仁心說以學心聽以公心辯不動衆人之非譽不治觀者之耳目不賂貴者之權勢不利傳辟者之辭故能處道而不貳吐而不奪利而不流貴公正而賤鄙爭是士君子之辯說也詩曰長夜漫漫兮永思騫兮大古之不慢兮禮義之不愆兮何恤人之言兮此之謂也

志輕理而不重物者無之有也外重物而不內憂者無之有也行離理而不外危者無之有也外危而不內恐者無之有也心憂恐則口銜芻豢而不知其味耳聽鐘鼓而不知其聲目視黼黻而不知其狀輕煖乎簟而體不知其安

故嚮萬物之美而不能嗛也假問而嗛之則不能離也故嚮萬物之美而盛憂兼萬物之利而盛害如此者其求物也養生也粥壽也故欲養其欲而縱其情欲養其性而危其形欲養其樂而攻其心欲養其名而亂其行如此者雖封侯稱君其與盜無以異雖乘軒戴絻其與無足無以異夫是之謂以己爲物役矣心平愉則色不及傭而可以養目聲不及傭而可以養耳蔬食菜羹而可以養口麤布之衣麤紃之履而可以養體屋室廬庾葭稾蓐尚机筵而可以養形故無萬物之美而可以養樂無勢列之位而可以養名如是而加天下焉其爲天下多其和樂少矣夫是之謂重己役物無稽之言不見之行不聞之謀君子慎之

性惡篇

人之性惡其善者僞也故枸木必將待檃括烝矯然後直鈍金必將待礱厲然後利今人之性惡必將待師法然後正得禮義然後治今人無師法則偏險而不正無禮義則悖亂而不治古者聖人以人之性惡以爲偏險而不正悖亂而不治是以爲之起禮義制法度以矯飾人之情性而正之以擾化人之情性而道之也使皆出於理合於道者也今人化師法積文學道禮義者爲君子從性情安恣睢慢禮義者爲小人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僞也

有上勇者有中勇者有下勇者天下有中敢直其身先王

有道敢行其意上不修於亂世之君下不俗於亂世之民仁之所在無貧窮仁之所亡無富貴天下知之則欲與天下同苦樂之天下不知之則傀然獨立天地之間而不畏是上勇也禮恭而意儉大齊信焉而輕貨財賢者敢推而尚之不肖者敢援而廢之是中勇也輕身而重貨恬禍而廣解苟不恤是非然不然之情以期勝人爲意是下勇也繁弱鉅黍（一作拒來）古之良弓也然而不得排撤則不能自正桓公之葱太公之闕文王之錄莊君之曶闔閭干將莫邪鉅闕辟閭此皆古之良劍也然而不加砥厲則不能利不得人力則不能斷驊騮騹驥纖離綠耳此皆古之良馬也然而前必有銜轡之制後有鞭策之威加之以造父之馭

然後一日而致千里也夫人雖有性質美而心辯知必將求賢師而事之擇賢友而友之得賢師而事之則所聞者堯舜禹湯之道也得良友而友之則所見者忠信敬讓之行也身日進於仁義而不自知也者摩使然也今與不善人處則所聞者欺誣詐偽也所見者汙漫淫邪貪利之行也身且加於刑戮而不自知者靡使然也傳曰不知其子視其友不知其君視其左右摩而已矣

君子篇

聖王在上分義行乎下則士大夫無流淫之行百吏官人無怠慢之事衆庶百姓無姦怪之俗無盜賊之罪莫敢犯大上之禁天下曉然皆知夫盜竊之人不可以為富也皆

知夫賊害之人不可以爲壽也皆知夫犯上之禁不可以爲安也由其道則人得其所好焉不由其道則必遇其所惡焉是故刑罰綦省而威行如流世曉然皆知夫爲姦則雖隱竄逃亡之由不足以免也故莫不服罪而請書曰凡人自得罪此之謂也故刑當罪則威不當罪則侮爵當賢則貴不當賢則賤古者刑不過罪爵不踰德故殺其父而臣其子殺其兄而臣其弟刑罰不怒罪爵賞不踰德分然各以其誠通是以爲善者勸爲不善者沮刑罰綦省而威行如流政令致明而化易如神傳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之謂也

論法聖王則知所貴矣以義制事則知所利矣論知所貴

則知所養矣事知所利則動知所出矣二者是非之本得失之源也故成王之於周公也無所徃而不聽知所貴也桓公之於管仲也國事無所徃而不用知所利也吳有伍子胥而不能用國至于亡倍道失賢也故尊聖者王貴賢者霸敬賢者存慢賢者亡古今一也

大畧篇

禮之大凡事生飾驩也送死飾哀也軍旅飾威也親親故故庸庸勞勞仁之殺也貴貴尊尊賢賢老老長長義之倫也行之得其節禮之序也仁愛也故親義理也故行禮節也故成仁有里義有門仁非其里而虛之非禮也義非其門而由之非義也推恩而不理不成仁遂理而不敢不成

義審節而不知不成禮和而不發不成樂故曰仁義禮樂其致一也

貨財曰賻輿馬曰賵衣服曰襚玩好曰贈玉貝曰含賻賵所以佐生也贈襚所以送死也送死不及柩尸弔生不及悲哀非禮也故吉行五十犇喪百里賵贈及事禮之大也

禮者政之輓也爲政不以禮政不行矣

平衡曰拜下衡曰稽首至地曰稽顙

易之咸見夫婦夫婦之道不可不正也君臣父子之本也咸感也以高下下以男下女柔上而剛下

禮之於正國家也如權衡之於輕重也如繩墨之於曲直也故人無禮不生事無禮不成國家無禮不寧

坐視膝立視足應對言語視面

禮者以財物爲用以貴賤爲文以多少爲異

下臣事君以貨中臣事君以身上臣事君以人

士有妬友則賢交不親君有妬臣則賢人不至蔽公者謂之昧隱良者謂之妬奉妬昧者謂之交譎交譎之人妬昧之臣國之薉孽也

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國寶也口不能言身能行之國器也口能言之身不能行國用也口言善身行惡國妖也治國者敬其寶愛其器任其用除其妖不富無以養民情不教無以理民性故家五畝宅百畝田務其業而勿奪其時所以富之也立太學設庠序修六禮明十教所以導之

也詩曰飲之食之教之誨之王事具矣

義與利者人之所兩有也雖堯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義也雖桀紂亦不能去民之好義然而能使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義勝利者爲治世利克義者爲亂世上重義則義克利上重利則利克義故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士不通財貨有國之君不息牛羊錯質之臣不息雞豚冢卿不修幣大夫不爲場園從士以上皆羞利而不與民爭業樂分施而恥積藏

天之生民非爲君也天之立君以爲民也故古者列地建國非以貴諸侯而已列官職差爵祿非以尊大夫而已主

道知人臣道知事故舜之治天下不以事詔而萬物成農精於田而不可以爲田師工賈亦然以賢易不肖不待卜而後知吉以治伐亂不待戰而後知克

善學者盡其理善行者究其難君子立志如窮雖天子三公問正以是非對君子隘窮而不失勞倦而不苟臨患難而不忘細席之言歲不寒無以知松栢事不難無以知君子

春秋善胥命而詩非屢盟其心一也善爲詩者不說善爲易者不占善爲禮者不相其心同也

曾子行晏子從於郊曰嬰聞之君子贈人以言庶人贈人以財嬰貧無財請假於君子贈吾子以言乘輿之輪大山之木也示眞諸檃栝三月五月爲幬菜敝而不反其常君

子之檃栝不可不謹也愼之蘭茝稾本漸於蜜醴一佩易之正君漸於香酒可讒而得也君子之所漸不可不愼也人之於文學也猶玉之於琢磨也詩曰如切如瑳如琢如磨謂學問也和之璧井里之厥也玉人琢之爲天子寶子貢季路故鄙人也被文學服禮義爲天下列士學問不猒好士不倦是天府也

國將興必貴師而重傅貴師而重傅則法度存國將衰必賤師而輕傅賤師而輕傅則人有快人有快則法度壞

古之賢人賤爲布衣貧爲匹夫食則饘粥不足衣則豎褐不完然而非禮不進非義不受安取此

子夏貧衣若縣鶉人曰子何不仕曰諸侯之驕我者吾不

爲臣大夫之驕我者吾不復見

柳下惠與後門者同衣而不見疑非一日之聞也

爭利如蚤爪甲而喪其掌君人者不可以不慎取臣匹夫者不可以不慎取友友者所以相有也道不同何以相友也均薪施火火就燥平地注水水流溼夫類之相從也如此之著也以友觀人焉所疑取友善人不可不慎是德之基也

藍苴路作似知而非懦弱易奪似仁而非悍戇好鬭似勇而非仁義禮善之於人也辟之若貨財粟米之於家也多有之者富少有之者貧至無有者窮故大者不能小者不爲是棄國捐身之道也

語曰流丸止於甌臾流言止於智者此家言邪學之所以惡儒者也是非疑則度之以遠事驗之以近物參之以平心流言止焉惡言死焉

言味者予易牙言音者予師曠言治者予三王三王既已定法度制禮樂而傳之有不用而改自作何以異於變易牙之和更師曠之律無三王之治天下不待亡國不待死

飲而不食者蟬也不飲不食者蜉蝣也虞舜孝已孝而親不愛比干子胥忠而君不用仲尼顏淵知而窮於世刼迫於暴國而無所辟之則崇其善揚其美言其所長而不稱其所短

唯唯而亡者誹也博而窮者訾也清之而俞濁者口也

君子能爲可貴不能使人必好已能爲可用不能使人必用已

誥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質子不及五伯

宥坐篇

三尺之岸而虛車不能登也百仞之山任負車登焉何則陵遲故也數仞之牆而民不踰也百仞之山而豎子馮而游焉陵遲故也今夫世之陵遲亦久矣而能使民勿踰乎

孔子觀於東流之水子貢問於孔子曰君子之所以見大水必觀焉者何也孔子曰大水大徧與諸生而無爲也似德其流也埤下裾（方也）拘（曲也）必循其理似義其洸洸乎不淈盡似道若有決行之其應佚若聲響其赴千仞之谷

不懼似勇主量必平似法盈不求概似正淖約微達似察以出以入就鮮絜似善化其萬折也必東似志是故君子見大水必觀焉

子道篇

入孝出弟人之小行也上順下篤人之中行也從道不從君從義不從父人之大行也

入而行不脩身之罪也出而名不章友之過也故君子入則篤行出則友賢何為而無孝之名也

子路盛服見孔子孔子曰由是裾裾何也昔者江出於岷山其始出也其源可以濫觴及其至江之津也不放舟不避風則不可涉也非維下流水多邪今汝服既盛顏色充

盈天下且孰肯諫汝矣

法行篇

公輸不能加於繩聖人莫能加於禮禮者衆人法而不知
聖人法而知之

曾子曰無內人之疏無外人之親也無身不善而怨人無
刑已至而呼天內人之疏而外人之親不亦遠乎身不善
而怨人不亦反乎刑已至而呼天不亦晚乎詩曰涓涓源
水不壅不塞轂既破碎乃大其輻事以敗矣乃重大息其
亡益乎

曾子病曾元持足曾子曰元志之吾語汝夫魚鱉黿鼉猶
以淵爲淺而堀其中鷹鳶猶以山爲卑而巢其上及其得

也必以餌故君子苟能無以利害義則恥辱亦無由至矣

曾子曰同遊而不見愛者吾必不仁也交而不見敬者吾必不長也臨財而不見信者吾必不信也三者在身曷怨人怨人者窮怨天者無識失諸己而反諸人豈不亦迂哉

南郭惠子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子貢曰君子正身以俟欲來者不距欲去者不止且夫良醫之門多病人檃栝之側多枉木是以雜也

孔子曰君子有三思而不可不思也少而不學長無能也老而不教死無思也有而不施窮無與也是故君子少思長則學老思死則教有思窮則施

繒丘之封人見楚相孫叔敖曰吾聞之也處官久者士妬

之祿厚者民怨之位尊者君恨之今相國有此三者而不得罪楚之士民何也孫叔敖曰吾三相楚而心愈卑每益祿而施愈博位滋尊而禮愈恭是以不得罪於楚之士民也

昔虞不用宮之奇而晉并之萊不用子馬而齊并之紂刳王子比干而武王得之不親賢用知故身死國亡也

百家類纂卷之四終

